



著 羽 白 劉

# 無敵三勇士

版 出 店 書 華 新 東 華



無敵三勇士

劉白羽 著  
華東新華書店出版

無敵三勇士

著者 劉 白 羽

出版者 華東新華書店總店

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出版

〇〇〇一——八〇〇〇

## 目 錄

無敵三勇士	(一)
血緣	(一七)
百戰百勝	(三二)
政治委員	(四八)
回家	(六八)
戰鬥的旗幟	(八三)
新社會的光芒	(一〇〇—一〇七)

## 無敵三勇士

### 一 一場不團結怎樣開開頭

有些人把我們當戰士的想得太簡單了。

以爲我們就是打打仗，睡睡覺，實際上不是那麼一回事。

我們在連隊，就像在家裏一樣，不同的是這個家一會在戰壕裏，一會在老百姓乾草堆上，一家子有一家子的和美，一家子也有一家子的家務事。

不要講旁的地方，現在就講講我們班裏吧。

前些時候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，我們歡迎一個戰士歸隊，這不是一樁喜事嗎？結果却鬧了一場不團結。

我們歡迎的是個戰鬥英雄，傷沒好利索就跑回前方來了，我們覺得這是真正值得歡迎的戰士。晚上，全班圍坐炕上。他一路擔心趕不上隊伍，這會一下子給大夥圍着，那高興勁還能提嗎？他指手劃腳，津津有味，說他一路坐火車來，如何如何幫翻身農民鬥地主，不斷引起大家哄笑。我們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語說連隊上的事，

末了，一個同志說：「你走了，我們可想你，這些日子，你的英雄事蹟在團裏到處傳，到處講，可吃得開了，團首長還號召大家學你呢！說你是孤胆英雄。」這樣雙方正在十分高興，誰料突然之間插進一個戰士來，他多了也沒有，只講了一句話，從此就鬧開了不團結。

## 二 閻成福

閻成福是這個故事裏的主角，也就是上面已經介紹過的戰鬥英雄。

閻成福家底子怎麼樣，那時咱不知道，可是一看就是窮朋友出身，平時在班上有個二虎勁，打起仗更是虎爾巴基，勇敢的很。

這次作戰負傷，在醫院床上磨屁股磨膩了，回了一趟家，看了看翻身光景，身上有衣，槽上有馬，門外有地，心中真是說不出的愉快。晚上農會小組歡迎這前線回來的戰士，他乾脆講：「告訴你們，你們心裏有底，仗是打好了，沒問題，我回來瞧瞧你們鬥封建鬥得澈底，我心裏也有底，往後，擎好吧，我在前方決不會丟拉屯的臉。」天沒亮，再找就不見了。閻成福回到醫院，往病房裏一個一個看了看戰友們，就往前線來了。

再說他不在隊上的時候，大家都宣傳他的英雄事蹟，一個傳兩個，兩個傳三

個，愈傳愈廣，那簡直就跟神話一樣了。要論實際情況，也確實有個講勁，那天我們跟敵人打了個遭遇戰，閻成福在火線上，一個人突擊前進，一下子跟部隊失了聯絡。敵人機槍、六〇炮打得到處噴烟冒火，他媽的，我們合計閻成福算是革命成功——完了。連長氣得飛飛的，瞪着兩隻紅眼珠子，帶着部隊突。你猜後來怎麼樣？——在最緊急緊急的時候，敵人內部忽然亂了，敵人一鬆勁，我們可就通上去了。原來閻成福三摸兩摸，不知怎樣摸到敵人臨時指揮所裏去了，我們一攻，他就丟了個手榴彈，敵人自然亂了，這會他就拿槍押着一個肥頭大耳的俘虜下來，說還是個「團級幹部」呢！閻成福直嚷說剛才就是這傢伙在指揮隊伍。這地方拿下來，我們立刻向縱深發展。一會工夫，閻成福又上來了，還一面喊：『我，閻成福又上來了！』大家一聽，十分高興，那時我們班又擔任了突擊任務，正在緊急情況，不久他就受了傷，昏迷不醒。連長叫我們替他下火線，到那邊樹林子裏交給了担架隊。

### 三、老油條

老油條是我們給李發和起的外號，叫來叫去，大家就好像忘了他真姓名，連指導員有時也親熱的這樣叫他。

老油條是個老戰士，也有人管他叫老不進步，他也不十分在意。



「八一五」以後參軍，跟他一齊的都有當排級幹部的了，他還是個戰士。他倒還自在逍遙，別人問他，他溫吞的笑笑：

「我自在，——我省心。」

這人就是自由主義，吊兒浪當，大紀律不犯，小紀律不斷，可是當兵一當三四年；打仗總打了百十回吧，身上一根汗毛也沒碰斷，不用說他有一手狠的，就是打仗到節骨眼上，他有辦法，——動作快、猛，能出點子。可是政治不開展，生活紀律壞，一個牌牌也掛不到他頭上。現在，讓我們拉回頭來講吧，那晚，歡迎閻成福的時候，就是他，冷丁子說了一句話。本來他一直在旁邊捲黃烟巴答巴答抽，當人們那樣稱讚閻成福的時候，他忽然推開別人伸過腦袋說：

「我賺你那英雄牌是碰上的。」

這話一說，閻成福炸了，馬上把臉一虎問：「你說怎麼碰的？」

老油條慢騰騰望他一眼：「我大小仗總經過百八次了，渾身上下沒給槍子打過一個眼，這才是真工夫，你英雄倒英雄，戰場動作可還不大入門。」

這瓢冷水一潑，大家也掃興，班長說天不早了吹燈睡覺，從此閻成福跟老油條就誰也不理誰了。

#### 四 趙小義

這糾紛若就在閻成福跟老油條身上展開，也還簡單，現在又橫着加上了個趙小義。

趙小義是解放過來的戰士，才十九歲。夏季攻勢解放過來，說他歲數小，中毐不深，就沒往後方送，立刻補充了。趙小義表面上活潑、單純，肚子裏可有鬼。討論會上他從不發言，他是瞪眼瞧，他想：兩虎相鬥，必有一傷，將來看誰佔上風，咱就往誰那邊靠。因此在連裏，他抱定宗旨：不積極，也不落後。他處處愛挑眼，一點小毛病，就罵：『什麼優待，優待，那都是鬼吹燈，——瞎話。』五班是模範班，班長抓得也緊，可是石頭雖硬，也還有個縫兒，趙小義呆了，自由主義這一點，自然就跟老油條十分靠近起來。那天晚上，老油條跟閻成福鬧了個滿臉花，他就暗暗同情老油條，他聽閻成福什麼翻身呀，鬥地主呀，英雄呀，心裏就不十分得勁，第二天便跟老油條拉近乎，可是老油條有老油條的原則，跟小趙對抽一袋兩袋黃烟還可以，至於談談感情話，那犯不上，他想：我是閻裏來的，你是俘虜來的。小趙感情上得不到安慰，於是又轉回頭找閻成福，在閻成福跟前就放一把火，說老油條說了：

「閻成福算啥，下次打仗瞧吧！」

講與閻成福有關係的話，閻成福自然聽下心去，從此與老油條關係更加惡劣，一見面，就向後轉。

可是一講到小趙自己心事，閻成福就不來了，這怎說呢？

閻成福覺得我是解放區翻身戰士，你是蔣佔區的俘虜兵，他這種優越感可就給小趙來了個大掃興，小趙情緒從此十二分低落。

這樣一來，四五天工夫，模範班就變成不模範班了。

## 五 急壞了班長李占虎

在糾紛發展過程中，可是急壞了班長李占虎，他一手創造的模範班，眼看就垮了台，他怎能不急呢？

李占虎是個好班長，班上有什麼困難都是他先承受。你要知道領導一個班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十個人十條心，要把十條心變成一條心，才談得上領導。李占虎從來不對戰士們吹鬍子瞪眼。他是關裏來的老戰士，耐心說服教育，真讓人挑大姆指頭。自從班裏發生不團結現象，在行軍作戰中，就遭遇了十二分困難；這三個人彼此不談話，你讓他們挨着班站崗吧，誰也不跟誰交代任務；你讓他們在一塊吃飯

吧，閻成福朝東，李發和就朝西，永遠脊梁望脊梁；你讓他們睡在炕上吧，李發和睡下，閻成福就吭一聲抱起揹包睡到地下去了。這天李占虎一個個找他們談話，先跟閻成福談，談了半天，閻成福說：

「我爲人民服務，我可不受誰氣，有種沒種反正火線上見吧。」站起來走了。再找李發和，李發和一面抽烟一面聽，聽班長話說乾淨了，他說：

「我反正是爲人民服務服到底，沒問題。」

班長又找趙小義，小趙末了說：

「咳，班長，從前我不明白，解放過來，現在可接受教育啦，我爲人民服務，還說啥呢？」

鬧了半天，原來三個人還都是「爲人民服務」，班長一肚子熱情換了一肚子苦惱，自語道：「這三個傢伙好像商量好啦！」他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，哭哭不得，笑笑不成。

這時，恰好團上領導進行訴苦運動，有些兄弟連隊，已經展開，訴苦訴得大家哭哭啼啼。從前五班是個團結友愛模範班，指導員就打算把五班當個對象，花了幾天時間來推動訴苦。誰知一深入了解，指導員直搖頭，這一來李占虎急得眼淚都出來了，一把拉着指導員說：「指導員，五班還是有希望，你給三天期限吧！」期限討下來，班長想：怎麼辦呢？他下決心來個「團殲戰術」吧，他一下子把三個人找

在一起，幾句話把他們不團結的事挑開腔。那裏知道，三個人在他面前一口同聲說：『沒啥，班長。』班長一聽到樂了，於是把五班要爭取模範談了一番。誰知第二天一看，三個人是原封不動，誰也不理誰，這一下子班長可急了，氣得背着全班人狠狠哭了一陣，第二天進入戰鬥，忙着準備戰鬥就過去了，至於團結，還是沒一點進步。

## 六 一塊骨頭

第三天打了一仗，天陰落雨，打完仗，李占虎帶着全班走下戰場，經過一片亂葬崗子，他低着頭發現地下有一塊骨頭。

他停着脚步，彎身取起骨頭看着。班裏同志都奇怪的望着他，他可提出問題了：

「你們說這是什麼人的骨頭呀？」

大家站在雨地裏紛紛討論開了，一邊說是窮人，一邊說是富人，末了，李占虎張嘴說話了：

「我看這是窮人骨頭，地主富農有錢人，死了有棺材有墳，怎麼也不會亂丟在這裏，窮人活着沒飯吃，死了也沒地方安葬，給風吹雨打，還不是東一塊西一塊，

到處亂丟，窮人有誰管呢。」

回到宿營地，戰士們忙着鋪草燒水，李占虎瞧了瞧，只有閻成福、李發和、趙小義沒有在，一直到吃飯時也沒見這三人。他就往屋裏跑，原來小趙回來就一頭扎在炕上沒起來，班長以為還是跟老油條跟閻成福鬧别扭，就安慰他：「唉，小趙，——人就是這樣，在一道怨一道，不在一遺想也來不及了，起來吧！」就爬到炕上撥小趙肩膀，誰知小趙一翻身，鳴的一聲撲在班長懷裏大哭起來。

哭了一陣，小趙跟班長講了一段故事，兩個人連說的帶聽的都哭起來了。

班長立刻跑到連部去，一五一十報告給指導員，指導員也聽得十分難過，囑咐他回去，好好照顧小趙。李占虎就順路把自己三百元津貼掏出買了幾個雞蛋，帶回去給小趙煮着吃，小趙一端碗就哭得嗚嗚的，究竟小趙說些什麼，班長聽些什麼，還不到宣佈的時候，這裏就暫且不講了。

## 七 再說閻成福跟老油條

閻成福心裏難過，想找個清靜地方呆一會，就往後院糧囤那塊走去。老油條却低着頭，也往這個地方走來。要不是聽到腳步聲，兩人險些兒鼻子碰了鼻子。閻成福一仰頭瞧見老油條，老油條一仰頭也瞧見閻成福，好像誰叫了一聲：「向後轉」，

各自擡過頭就氣虎虎走開了。

轉來轉去，閻成福就轉出村子。

老油條捲了一根烟抽着，低着頭，找沒人地方，順着牆邊竄。

閻成福從那邊走過林子，老油條從這邊走過林子；閻成福從那邊到了河邊，老油條從這邊轉到河邊，一下又碰上了。

閻成福火了，心裏直罵娘，要不是不能先跟老油條講話，他非罵他一頓不可。

正在這時，班長尋來了，一下，一手挽着一個拉了回去。

回去，兩個人誰也不肯吃飯就睡了。

## 八 晚上點着一盞燈

晚上點着一盞燈。班長在炕沿下檢查了每人的鞋子，從中挑出兩雙破爛了的鞋；然後班長在頓膝蓋上搓了根麻繩，就補起鞋來。補着補着，小趙起來了，爭着要補鞋，班長不准他動手，笑嘻嘻安慰他：『你好好睡，你不舒服，天亮說不定還打仗呢！』一會閻成福潑浪一下坐起來，把班長吓了一跳，閻成福伸手奪鞋子，班長不但不給，還勸說他：『你顏色不正，不舒服，日後怕沒你幹的，睡吧！』閻成福怔怔呆了一陣躺下了。忽然悉悉索索一陣響，李發和又起來了，他悄悄說：『你

睡，我補。」班長笑了說：「要是往常，你不動手我還叫你幫忙，今天你不舒服，休息吧！」可是一下子全班都起來了，原來誰也沒睡着，起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小趙一下子嗚的哭了，他哭着哭着把那天講給班長聽的故事，又說了出來：

「我爹放豬，丟了豬，挨地主打，氣死了，爹還沒埋，我就給國民黨抓兵抓來啦！」

「我哭我鬧，他們皮鞭子蘸涼水，打得我死去活來，我說我就是死也要再瞞爹一眼，國民黨說：「你爹死了頂多臭一塊地，還瞞啥。」到現在兩年了，——我爹沒人埋，也沒地方埋，風吹雨打，還不是東一條胳膊西一條腿，……」他說不完就哇哇哭起來。

這一來閻成福一下撲上去抱着小趙說：

「我對不起你，小趙，——我從前看不起你們是蔣佔區的，我不知道你也是窮人，也是苦人。」

閻成福不說則已，一說就止不住淚水長流，他也訴了自己的苦：

「你給地主害死爹，我給地主害死娘，我十八歲，爹抓了勞工，娘給地主下毒藥藥死，哥哥給地主拿釘耙打死，我偷偷看見了，沒等我找我，我拚命跑出來，我跑到遼河邊，我望着那條河，真想一頭扎下去算了，我又想，爹不知死活，閻家就我這一條根，留下這條根早晚好報仇，死了，地主更稱心，從那往後，我要飯就喫了



一年整的呀！夏天苞米地裏搬苞米，冬天看人家想了火，偷偷爬到豬窩裏睡覺，……這時全班人，除了李發和都嗚嗚哭了，平時講團結談友愛，可是還沒這陣大家以苦見苦，大家真的是親人了。小趙望着閻成福，閻成福望着小趙。閻成福說：

「聽了你的話，我知道窮人到處一樣受苦。」

小趙說：「你說得對，聽了你的話，我才知道共產黨八路軍真是窮人幫窮人，我前些天心竅不開，我對不起革命也對不起自己。」

班長李占虎說：「訴吧，有苦不訴給自己人聽，訴給誰聽。」

日頭落了夜黑天，這世界上有多少人睡得甜甜蜜蜜，有多少人想着自己的苦，一滴血跟着一滴淚往下流呀，一個訴完一個訴，五班裏這一夜苦水就倒不完，這一盞燈也就一直點到天際曠亮。

## 九 李發和怎麼辦？

李發和心事沉重只是不開口。這一夜他坐在旁邊，可是他沒哨氣。他思前想後，愈想愈恨自己，別人是苦也苦得痛快，他自己心頭就像磨了繭子。他狠狠問自己：「人家是窮人，難道自己是富人嗎！」他想起年輕在家鄉，歡喜扭秧歌唱大戲，地主就利用他出名的浪當，三下五除二，把他的家當弄了個乾淨，臨走連條遮

差的餉子也沒落着，給趕出村，丟下女人在村子裏，這幾年不走道也苦死了。從那以後，李發和只有自甘墮落，連報仇的火辣勁兒也沒了，要不是碰上八路軍、共產黨，這一輩子也就算完蛋了。可是當戰士四五年，從關裏當到關外，想起來真對不起革命，對不起上級，也對不起自己。從那晚以後，雖然沒說一句話，可是暗中下了決心，『黃連苦我比黃連還苦，再不下決心還等什麼時候呢！』這時他想到指導員，那是老上級，從沒錯過過自己一句話；想到班長，那是老戰友，事事讓自己；想到小趙，那一樣是個苦命孩子；想到閻成福，——他真想跟閻成福去拉拉手說合了吧，可是話到嘴邊，又想：『好壞不在一時，瞧着吧！』

## 十 火線上生死抱團結

隔了沒幾天，部隊又投入了戰鬥。火線上打得紅光一片的時候，這個連隊加入作戰了。原來四班是突擊班，誰知十五分鐘工夫就把建制打亂了，這時一道命令下來，五班趕緊頂上去。李占虎兩眼瞪得溜圓，捏着兩隻拳頭說：『同志們！別忘了咱們前天晚上訴的苦，別忘了小趙的苦，別忘了閻成福的苦，給父母兄弟姊妹報仇的時候到了！』他們像十隻火箭躍向戰場。指導員爬過來，親自看看五班，李占虎說：『首長給任務吧，五班的仇能不報嗎！』閻成福參加了爆破組，擔負了炸開突

破口的任務，他抱着包炸藥上去了，全班爬在地下望他，——眼看着跑上去了，還有幾十步，一個倒栽葱他跌倒了。李占虎還沒說話，小趙從他身邊箭頭子一樣跑上去了，小趙離開成福兩步遠，一下又摔倒下去了，他還掙扎着爬，敵人火力拚命封鎖，他不能動彈了。這全部時間裏，李發和一樣樣都看在眼內。這時，前面火力交織着，簡直子彈碰子彈，打成一片了。他突然對班長說：『這任務交給我，給我一支衝鋒槍，我要救下他兩人，完不成任務不回來。』敵人拚命集中火力情況下，按道理是不能再冒險往上送來了，因此，全班眼光跟着李發和，李發和——會忽然臥倒；一會忽然疾奔，全班這時緊張得喘不過氣來了，李發和終於跑到閻成福旁邊爬下來，李占虎才舉手把眉毛上汗珠擦下去，繼續望着。這時候，他們三人，上，上，不去，下，下不來，就像子彈卡了壳。閻成福肩膀上負了傷，血直往外湧；炸藥還緊緊抱在懷裏，他倆默默望了一下，千言萬語，都在這一望之下弄清楚了，李發和把閻成福抱到一片窪地問：『怎麼樣？』閻成福一咬牙：『說啥也只能向前不能退後。』這時李發和又爬到小趙跟前，小趙大腿負傷，血流了一地，他把小趙抱到一旁問『怎麼樣？』答：『腿壞了。』『還能打槍吧？』『能。』『那麼你從這裏打，我從那裏打，咱們掩護閻成福，死也叫老閻完成任務，好不好？』小趙點了頭，李發和身上沾滿鮮血又順着死屍爬過去。這時候，雙方炮彈、機槍集中猛烈的對射起來，每一寸土地都燒着火，小趙頭髮燒焦了，李發和褲子上直冒烟。這時班上見

他們不動，李占虎難過的當他們三個人一道英勇犧牲了，預備再組織爆破。突然前面槍響了，李發和的衝鋒槍叫噠，小趙咬着牙也打起來，只見閻成福渾身是血一下爬起來跑上去了，一轉眼，嘩的一下閃光，緊跟着轟然一聲巨響，碉堡崩炸了，捲起一陣黑烟直上天空。這時我們陣地上忽然響起一片鼓掌聲音。突破口打開了，部隊在一片喊殺聲裏衝進去了。

## 十一 獎章作總結

打了勝仗，敵人一個師殲滅得乾乾淨淨，光五班就抓到五十八個俘虜。不久，就開了慶功會，指導員叫我們好好組織個音樂隊，結果請來三位老鄉，加上四個同志，吹喇叭、打腰鼓、拉二胡，鑼鼓喧天的響成一片。

現在專講閻成福、李發和、趙小義，三個人肩並肩站在隊前，指導員介紹他們是「無敵三勇士」，然後走到他們跟前，一個個把獎章給他們戴到胸脯上，紅獎章一閃一閃的發光。

閻成福看了一眼李發和，李發和又看了一眼趙小義，大家這時劈劈拍拍鼓起一片掌聲。到作典型報告時，三個人一口同聲說：

「這是班長領導的。」

李古虎站起來說：「我們是窮人，我們有苦處，苦變成力量，團結起來就能天下無敵。」

四八，二，二十二，於哈爾濱。

## 血緣

秋天雨水勤，烏雲一湊合就嘩嘩的下起雨來。陳啓祥從家裏出來，大車火車過了幾天幾夜，這日來到一個站頭，剛剛好對面開進來一列軍車，也停在站上。他伸出頭一看的時候，只見一夥隊伍上的同志，坐在閘罐車門口倒掛了雙腳，都披著子彈袋，有幾個戰士還掛着槍在車站上走來走去。陳啓祥看在眼裏，心想：我鑽天覓縫找不到，還不如這裏打聽一聲，要是上前方的，參加就是了。主意一定，陳啓祥就從自己車上跳下來，朝對面那列軍車走去。當他斜插着走過站台，不防正和對面車廂裏跳下來一個戰士撞個滿懷。陳啓祥揚頭一看，那戰士細高挑兒，黑圓臉，看樣子粗里粗氣，實際上心地平和，只見他那一笑就知道了，他問：

「你幹啥呀？」

陳啓祥說：「來參加的。」

那戰士立定腳跟又端詳他一眼，見是個一說話臉就紅的青年農民，他又笑了笑說：「還有坐火車來參加的？」倒也高高興興把他領到指導員坐的那節車廂門口來。指導員高高站在車門上，兩手攀着車廂，陳啓祥站在下面說明來意，指導員心

下一考慮：『咱部隊行動要保守秘密，沒道理半路頭留個生人。』一考慮停當馬上就拒絕了他：『你要參加，回你們縣上報個名，也好訓練訓練。』陳啓祥一聽掙得臉紅耳赤說：『我找的是上前方打仗的隊伍，要不，我幹嘛起五更爬半夜跑到這兒來！』指導員還是拒絕。前面火車頭噴了一陣氣，猛可之間，汽笛響起，戰士們紛紛爬上車廂。雨又下大了，天空白茫茫，真是抬了海來噉，嘩嘩響成一片。陳啓祥眼看車走了，急得眼淚要流出來，也算一時情急智生，一頭扒上車去，兩手緊緊抱着指導員的腿。指導員一時攔也攔不迭，車開動了，也不好推下去傷了他性命，指導員就嚴肅的板下臉孔，告訴他必須在下一站下車。指導員說完就回到車廂一個角落裏蒙起頭睡覺了。陳啓祥沒地方呆，就蹲在門口給雨澆着。過了兩站，指導員醒來一看，陳啓祥滿臉澆得盡濕，還是怪頑強的蹲在那裏不肯下車，天也漸漸黑下來，他就把他叫來跟前，盤問了個多鐘點，他愈說，指導員臉色就愈對他同情起來了。最後指導員就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：

『你不能跑了嗎？』

陳啓祥立刻發誓：『我要是跑，上前線，頭一槍就打死我。』

指導員到營部車上去了一趟回來，答應他跟着部隊走。陳啓祥一聽，心滿意足，幾日疲勞壓倒他，立刻倒在地板上打起鼾。天黑下來，那個細高挑兒，引他來的戰士，望了望他，把自己一條毯子給他鋪蓋身上，陳啓祥從此成了戰士。

到了前方，陳啓祥編到二排機槍班。這天他辭別了指導員來到班上，正趕上開下晚飯。

他到班上，一進門就看見那個細高挑兒，黑圓臉，那天車站上引他見指導員的戰士。頭回生，二回熟，反正在這裏無親無友，陳啓祥見他就像見了親人一樣。那戰士正在灶下爇火，仰起照耀得通紅的一張面孔，看是他來，也自然十分高興；一下子從小口袋裏掏出一張票子，向房東老大娘買了半碗大醬，一把生蔥，擺上桌面，算是他一番敬客的意思。陳啓祥看在眼中，心下十分感激。可是看看桌上擺好大堆碗筷，一盆熱騰騰高粱米飯却放在桌下角的炕沿上，新來的不知道手應該往那兒插，他張望了一陣，看別人團團轉，自己正不知怎麼辦好。忽然那個戰士把他一推推到炕頭上，他待要掙扎換個位子，早給左右幾個同志按着了，再看那個戰士却獨自守着飯盆坐下，陳啓祥吃一碗，他就給盛一碗，還一面讓菜，陳啓祥心下尋思：『學徒還三年滿師，看這樣那裏像營兵，簡直像鄉下待嬌客了。』

吃過飯，戰士們都踴躍出去了，那個戰士打開自己掛包，取出一條嶄新毛巾和一塊肥皂，遞給陳啓祥說：

『這慰勞你吧！——我叫馬成榮，往後你只管叫我老馬。』

陳啓祥想不接過手，可是看馬成榮那樣誠誠懇懇，難道人家伸出手還能抽回去嗎？陳啓祥把東西暫放一旁，兩人就嘮嘮起來，才知道馬成榮是機槍射手，陳啓祥



就編在他這挺槍上當彈藥手。馬成榮說：

「你真算有眼力，你參加的真是地點，俺們這個遠可不簡單，是個老主力連呢！你打聽吧！到東北來那回勝仗沒俺們的份？……往後掉了隊，遇見隊伍上的人你只問一聲：戰鬥突擊連往那面去了？就沒人告訴你。這個遠隊是指到那，打到那，打到那，勝到那，從連長、指導員起，沒一個幹部不掛上獎章，就戰士當中，戰鬥英雄也有六七個子。」

晚上，值星班長溜着窗外「吱吱——吱吱」吹了熄燈哨子。陳啓祥這一下晚工夫，早把屋裏看好：這屋子裏外兩舖炕，裏間屋由房東老大娘帶幾個孩子住下；外間屋一舖炕住不下一個班，地下攤了一床乾草舖，陳啓祥一看，心中就盤好了譜，現在哨子一響，他站起來就搶路往乾草舖那面走，可是給馬成榮搶過來一把攔住了，回身往炕上一指說：

「同志！這兒沒你的份，你的位子在那裏！」

陳啓祥一看炕梢上果然騰出空位子來了，再看馬成榮抱着自己毯子送到草舖上去，炕上給他留下一條白被單。陳啓祥正站在那兒磨不開，還是兩個戰士把他拉過炕上去睡了。熄了燈，不大一會兒工夫，炕上炕下就呼呼響起一片鼾聲，陳啓祥躺在炕梢上可就一直沒閉眼，腦子裏翻來覆去想：「在會雲屯二十年，那裏給自己按個位子！」熱淚不免潛潛流了下來，又想：「現在跑在外面，倒是找到家了。」

就好像風雪黑夜，扛着八十斤重担，累得筋困脾乏，好容易到達目的地，一下倒在一截熱炕上，那心情就不用說啦，他心地一寬，慢慢也就朦朧朧睡着了，這一宿有人上哨下哨他就一點也不知道。

下半夜天又變了，刷刷下着小雨。馬成榮帶哨，把件美國雨衣送給站崗的，回來一看，小風颼颼的順着房簷往屋裏灌，睡着的人一個個袒胸露背，早把毯子滾向一邊去。他怕他們受涼，——就一手放下簋子，一面給他們把毯子蓋好。蓋到陳啓祥面前，只見陳啓祥擠在炕角，縮成一團，做出害怕樣子抱着雙肩，喃喃着睡語：「……狼叨了豬哪！……狼叨了豬哪！……」馬成榮望着陳啓祥，忽然記起自己兩年前遭遇的事，一時之間回到草舖上，心裏還有點難過，可是究竟火線生活過了兩年，情緒壓一壓也就落下去了。

馬成榮是遼寧省北鎮人，金山堡戰鬥被解放過來，只這兩年工夫，他成爲三連裏的老戰士，特等機槍射手，還是團結模範，剛才他看陳啓祥睡夢的苦樣子，無端引起心事，原來在北鎮縣他家裏，他還有個兄弟，也像陳啓祥這樣大小了，從前他一家就靠他一個勞動力，養活着六十多歲的瞎爹和十六七歲的兄弟，一九四六年初，國民黨抓了一下子攤到他頭上，爹叫他躲到山裏去，半夜來抓人却把兄弟帶走，他一聽到消息就趕進城裏，一瞧兄弟被打得死去活來，已經不像個樣子，他想：讓他將來餓死，也不能眼瞧着打死，就一跺腳報出自己姓名。剛才看陳啓祥睡夢樣

子就想起兄弟。平時，遇到三連裏有戰士鬧情緒，泡病號，馬成榮總拿自己這一段悲慘歷史比說比說，把事情說完，一面默默抽着烟，一面慢悠悠說：『咱們這裏參軍出於自願，——在老蔣那邊都是拿小繩網來的，咱們受天大罪是爲了自己，……』

他還常說：『當兵的比親兄弟還親，親兄弟離得那樣遠，你在火線上受傷，他能拉下你來嗎？』

那天在車站上，看陳啓祥鑿決參軍的態度，就從心底起了愛惜的意思。後來他又發現陳啓祥平常默默少言，做事認真刻苦，年輕，心眼靈敏，眼力也過人，確實能培養出個好射手。他就幾次把這意見提到指導員面前，指導員本來沒一定主見怎樣安插陳啓祥，陳啓祥自己是一再要求下班，就跟連長商議商議，決定這樣辦了。從此：陳啓祥在班上一切事便都有馬成榮張羅着，人們說：平時相聚一年半載，不如當戰士一個炕睡，一個鍋吃，一個火線上出生入死相處一天半天，陳啓祥跟馬成榮在連隊裏如同親手足兄弟一般，馬成榮決心把自己全套武藝交出來，陳啓祥也一心一意跟老馬學本事，壓梭子、拆卸機槍、瞄活三角，一個是日夜苦練，一個是不斷指點，不覺一個多月過去了。這時全連範圍舉行了一次彈藥手比賽，陳啓祥閉着眼壓梭子又快、又俐落，竟出人意料取得了第一名，這一來把馬成榮歡喜得悶不攏嘴巴，陳啓祥到沒什麼特殊表示，他達到到前方的目的，反正是一心不二用，就等

着作戰。

誰知連裏有兩個嘴尖的，歡喜拿眼特角看人，見陳啓祥整日不談不笑，不打開，一說話臉就紅，割柴挑水，練兵上課處處走在前面，馬成榮，特等機槍射手又這樣加意照顧，心裏就有點不服氣，他們兩個人一嘀咕，從此當面叫他陳啓祥，背地裏叫他『那個來歷不明的』，因為他既不是補充新兵補充來的，又不是解放了爭取過來的，只是部隊搭火車從東滿到西滿，半路頭跟上來的，那時指導員就因為他來歷不明，拒絕收留他，那時他不是臉都掙紅了嗎？……槍出手，話出口，大家在一個連隊裏過集體生活，那裏能有不透風的籬笆呢，雖說大多數戰士，都覺得陳啓祥是個好戰士，可是『來歷不明』這句話，風言風語，一傳也就傳開。馬成榮很快也就知道了，他低下頭一尋思：這話裏有懷疑意思，讓陳啓祥聽見，心裏結個疙疸，一定鬧得大家不和美，影響團結，可是別人的嘴巴自己也沒法一張一張去堵着，——這事只有報告指導員，看上級怎辦吧，不是眼看到了連部門口了，馬成榮心裏一轉又一尋思：別人說來歷不明，我就先了解了解來歷吧。

冬天了，樹木都發黑了，雪還未落，乾葉子在林子裏積了兩三寸厚。這天下晚，陳啓祥在樹林子裏跟馬成榮坐在乾樹葉子上講出自己的來歷。

陳啓祥是江北會雲屯的一個小豬倌，他從小沒見過自己的爹娘，在草甸子裏放豬的時候，別人挖苦他是『屬孫猴子』——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』，他只有把豬攆

到一邊去落眼淚。在屯上除了雇農老李頭，沒人叫他的大名，有一回他問老李頭：

「你老知道我爹娘怎死的？」

老李頭望他一陣說：

「你人還小，打聽這幹啥。」

陳啓祥一直到會雲屯頭一回鬥爭大地主孫雲廷，才翻了身，秋天分地的時候，農會小組討論，一致認可：全屯論勞而又苦，那人家陳啓祥真頂得上頭一份。老李頭在鬥爭過程中當選了農會主任，他說：「人家三輩子都是好成份，沒話說。」結果分給他一垧半好地，這是一九四六年，第一次分地，會雲屯是全區分地分得最早的，那天前半晌分地，老李頭在前，陳啓祥在後，走到地頭上插了橛子。那是一片蹶一脚都冒油的好地，莊稼一抹齊扎扎，給太陽照得亮堂堂的，種莊稼的人，看啥還能比看莊稼高興，可是老李頭打了皺的老臉上淌下了眼淚，轉過身問：

「啓祥，你多大啦？」

「我二十了。」

「廿是好歲數，啓祥，你長大了，你也翻了身，這地屬你的啦，我的話也該告訴你啦！這話在我肚子裏存放了十五年，我打譜有兩種說法，一種是我快嘔氣，不得不說，就顧不得你好受不好受了，一種是等你成家立業像現在這樣。十五年前，我跟你爹都沒來到這北大荒，我們都在江南，給人家打零，抗活，你爹的性子是一

根扁担抬到底，手藝好，就是乾耿直擡出了名，你娘是個好秉性女人，又能下氣力幹活，那年年成歉收，早就沒糧吃，到年底東夥算賬，我在跟前，地東勒了扣，扣了勒，你爹火上來，一句話得罪了人家，大年三十夜晚，抽地，抽房，沒飯吃，沒處去，你娘正懷第二胎逼得沒法，就捨了你爺兒倆，跳了冰窟窿，從那往後，你爹就無精打掛，一下子再也仰不起脖來，是我們一道帶着到你這裏來，不久，你爹也沒了，啓祥，你記住！你原不是沒爹娘的孩子，你這二十年受的挖苦是冤枉。」

陳啓祥一句一句聽到耳裏，就跟老李頭回屯子裏去了。第二天，陳啓祥又分到一匹馬，他拉到這匹馬，忍着滾下熱淚，他這樣愛這一匹馬，他做夢也沒想到自己也有了馬，屯上人真是一心一意成全這個孤兒成家立業，那知陳啓祥心中早打好了主意，打聽出貧農王景發老婆分到一塊花旗布，他就拉上馬跟他去換那塊花旗布，老王大嫂勸他半天，末了，沒法，就把布換給他，老王大嫂還說：「牲口先拴在槽上，日後再講吧。」陳啓祥花旗布到手，立刻求人做了件小布衫穿到身上，別人都搖頭說：「露屁股了二十年，單這幾天，愛起面子來啦。」

那知當天夜裏，陳啓祥上農會主任老李頭家去啦，坐在炕沿上說：「我的地由你經管着，我要走了。」老李頭一聽這話大吃一驚，好容易剛翻了身怎麼又說走呢，好說歹說勸了一陣子，末了陳啓祥還是非走不可，老李頭知道他這脾氣秉性，就像他父親也無法再勸，只問：「地我經管，那糧怎麼辦呢？」「糧也由你使用，

——等我革命成功回來再說吧！』這時，老李頭開了一張證明給他，雞叫第三遍，一個人影兒杳往南，陳啓祥從此就離開了會雲屯。

馬成榮聽完陳啓祥的話，眼圈一紅只說了一句：

『小陳，你不說，我還不知道，咱們這緣分，都是血換來的。』

當天夜晚，馬成榮把這件事情報告給指導員。指導員聽了很生氣，說：『我知道陳啓祥的來歷，——那天在火車上，我不是攷察了半天，陳啓祥把他農會的證明交給我，——我還把它交到了營部呢！』指導員下決心，要查清『來歷不明』這話是誰說的。他還跟馬成榮商議，抽個時間叫陳啓祥向全體軍人報告報告，才有教育意義。誰知就在這天下半夜兩點鐘，緊急出發作戰的任務來了。

出發的時候，陳啓祥裝了滿滿一袋手榴彈，掛在身上，因為自己一心圖革命，眼看戰鬥來到眼前，心中不免過份興奮、激動起來，馬成榮看這一點就說：『同志，上陣，猛要猛在節骨眼上，——不要慌，要鎮靜，瞎碰可不行。』馬成榮又關心的把靴韌草幫他絮了絮說：『老弟，光嚷打仗打仗，打得上打不上，可全靠兩隻腳作主啦，八路軍的腳是鐵打的，你知道嗎？』後來，馬成榮又怕陳啓祥把他平時所教的怎樣利用地形地物，怎樣衝鋒，怎樣射擊，忘記了，抽煙的時候又談講了一陣，末了兩眼望着陳啓祥緊叮了一句：『到火線上，你跟着我就對啦！』陳啓祥回答得也十分乾脆：『你到那，我到那。』

雪下得很大，白茫茫一片望不見人，趁這場大雪掩護，黎明時光，部隊向公路上敵人發起衝鋒。

『啪』『啪』——清脆的兩聲槍響以後，敵人機關槍就一口氣不歇的嘩嘩打過來，戰士們在深雪內奔跑着，三次衝鋒，把敵人從公路制高點上驅逐下去了。指導員在突擊隊後面，用着匣槍指揮衝鋒，把馬成榮這挺機槍掌握在身邊，可是沒用上。陳啓祥一面緊跟着跑，心裏糾纏着兩種矛盾：槍一響，他心跳起來了，可是他極力制止自己，又覺得不能衝到頂前面去十分可惜。這時，他們爬過雪溝，跟隨指導員到了剛奪下來的制高點陣地上。陳啓祥看見一堆堆敵人屍體，倒在雪溝裏，炸彈留下很多黑坑，血染紅了雪，新雪又忙着把死屍掩蓋起來。敵人最後據守唯一一座小山頭，把自動火器一股腦兒集中向衝鋒上去的人交叉掃射。連長在那裏掛彩了，倒在地下還喊着：『前進！』陳啓祥扭過頭看指導員，指導員把眉毛一豎，用着匣槍跑上去，馬成榮緊緊跟上去，陳啓祥又緊緊跟上馬成榮，他們貓着腰前進，子彈在頭上『吱』『吱』的叫着，他們一會臥倒，緊緊貼在雪地裏，一會又跳躍着往前跑，陳啓祥這時心不跳了，腦子裏却沒閒空想什麼，只是緊張的動作着，他看見敵人是鑽在小山頭雪溝裏露着半個腦袋放槍。

馬成榮眼尖，看見連長在前面敵人陣地上却像有動作的模樣，就忽然喊了聲：『壞了！』



指導員一看：敵人果然打反衝鋒了，四十多，忽的一下從雪溝裏爬出來，往山下衝。我們衝鋒的戰士沒留神連長倒下，一看沒人，以為連長下去了，驟然之間，一動搖，退却了。

指導員急了——連長一個人還在凹地裏向上爬呢！……

馬成榮是機動而堅決，用不到誰下命令，立刻不顧一切抱着挺機槍跑到側面三十米遠外，一處微高的山腦上，把槍腳桿一插就呼朝敵人猛射。

敵人受這意外襲擊爬下了，馬成榮將敵人阻止了很久，連長發覺敵人已到面前，他借着馬成榮火力掩護爬下來了。敵人爬起來，又喊着，衝過來。馬成榮一躍連長雖然救出來，自己和敵人距離可是太近了，來不及往下撤了，同時他知道，如果從這裏撤下來，全部陣線就要崩潰下來，於是決心一下，他咬着牙，把臉貼到槍身上，緊緊震動着全身，打着。陳啓祥爬在指導員身邊，現在抬頭一看：敵人迎着馬成榮的機槍子彈，有的把手一揚一扭身倒下去，有的却直向馬成榮那裏衝過來。陳啓祥看得很清楚，子彈像無數雨點，在馬成榮上下左右，紛紛飛舞，突然之間一顆子彈打在馬成榮左肩膀上，一下把他摺倒，甩出老遠去，可是馬成榮掙扎着起來，又爬過去，拚死命抱着機槍打，陳啓祥眼紅了，這時他一點畏怯心理也沒有了，只一心一意，直覺的要救下馬成榮，他迅速的從身旁死屍身上又撿了幾顆手榴彈，塞在懷裏喊了一聲：

『指導員！我上去了。』

就一直跑了上去，他只覺得火花在頭上一颺，『啪』『啪』『啪』『啪』一陣響，他已經撲在老馬跟前，老馬尖銳的喊叫：『別動！』

陳啓祥緊貼在雪地上，側過臉一看，馬成榮肩膀上棉襖都給血溼透了，血順着手腕流到機槍上，又順着機槍流到雪地上，可是手緊緊把着槍把子一動不動。陳啓祥看在眼裏，感動的說：『老馬——把槍交給我，你下去！』馬成榮在這危急關頭，看見陳啓祥奔了來，十分高興，掉轉頭親熱的笑了一下，又趕緊把頭貼到機槍上，一面發射一面說：『先不要動！』陳啓祥弓着身子，向前移動了兩尺遠，又覺得一陣子火花從脊背上空颺的穿過去，又是『啪』『啪』『啪』『啪』一陣響，——馬成榮跟陳啓祥相望了一下，——馬成榮一面備擊射擊，一面說：『有炸彈嗎？』

『有。』馬成榮還是忙着發射頭也不回的說：『有炸彈就好，小陳，咱們是八路軍，咱們人在槍在，你先救這挺槍要緊，把炸彈留給我，我掩護你。』陳啓祥奮不顧身，一心上來是爲了救馬成榮性命，馬成榮這話一提，在這緊急萬分的節骨眼上不但穩定了陳啓祥的緊張心情，同時也教育了他，他臉一紅，把手榴彈一顆顆拿出來，把蓋擰掉，放在馬成榮手邊。馬成榮囑咐他：

『敵人打槍，你趕緊爬下，不打了，就跑，這挺槍交給你啦！』

『你放心，我在槍一定在。』

馬成榮把機槍又掃了一陣交給陳啓祥，陳啓祥抱在懷裏就想起身。給馬成榮按着了：

「這樣就暴露了，你把槍順着身子，提着把手，拿大衣蓋了，再跑。」

馬成榮教陳啓祥，陳啓祥就照樣辦了，把槍緊貼在左側身上，爬起來就跑，沒幾步，敵人機槍就叫了，這一下他就知道馬成榮教的辦法的好處了，他把槍緊貼在身上，很靈便的，爬下順着斜坡滾了幾步，子彈一打過去，他又爬起來猛跑，——步槍子彈呼呼的在頭上穿，落在他的前後左右，他的大衣上三處着了火，他沒畏懼，他一心一意，——按着馬成榮的話，堅決把機槍帶回來。

敵人給陳啓祥突然上去突然下來，如入無人之境的勇敢所嚇倒，所迷惑，遲了半天才發喊一聲又衝鋒了。陳啓祥扭轉頭一看，吓着了。

眼看敵人衝上來了，——敵人在山坎下，馬成榮在山坎上，可是馬成榮緊緊伏在雪山坎上，一動不動。陳啓祥急得頭上直冒汗珠子，——他死了嗎？眼看就要到了呀！……陳啓祥第二次要上去，給指導員按着了。

敵人在雪窠裏爲首跑着的五六個離山坎眼看二十步遠了，突然一聲轟響，一陣黑煙，那幾個人倒下了。

陳啓祥這時也不顧隱蔽，翻身坐起來，張着嘴看，這時他暗暗佩服老戰士，在火線上鎮靜、勇敢，覺得自己太急，太慌張了。

第二下炸彈響了，一陣黑煙；第三下炸彈響了，又是一陣黑煙，……

指導員已經把散漫退却下來的戰士們組織起來，掌握在手裏。與第三聲炸彈同時，指導員喊了一聲：『衝呀！——最後殲滅敵人呀！』自己首先衝上去了。部隊像捏緊的拳頭一樣一下子打過去，陳啓祥是跑在前面的第三個人，他箭一樣飛跑到馬成榮身邊就爬下來想救護馬成榮。馬成榮激怒的從雪地裏仰起身，漲紅了臉，瞪着兩眼嗚呼陳啓祥：『你上啊！你在這裏幹啥呀！……』陳啓祥拔起脚又往前衝，馬成榮還在背後喊：『你消滅幾個敵人呀！——你消滅幾個敵人呀！』部隊一下子衝上來，敵人慌亂了，來不及撤到雪溝工事裏，就在山坡雪地上就殲了。陳啓祥扔了兩顆手榴彈，衝進雪溝，看到一個敵人抱着一挺美國輕機槍順着溝跑，他就一面追一面把手榴彈高舉過頭頂大喊：『我揭蓋了！』『我拉絃了！』結果，那個『中央軍』就翻轉身撲通跪倒雪裏，把輕機槍高高舉起，交給陳啓祥了。

戰鬥結束以後，馬成榮、陳啓祥各記了兩大功。這時那兩個嘴尖說『來歷不明』的早就箝起嘴巴不作聲了。因為指導員在全體軍人大會上號召大家學習馬成榮和陳啓祥的時候，不但把陳啓祥講得來歷分明，還指出老戰士新戰士親密團結就能勝利，談到這裏，指導員引用馬成榮那句話說：『同志們！……我們都是勞苦人，……我們的團結是血換來的，……』

一九四八，七，十二，哈爾濱。

## 百戰百勝

……『八一五』以後，有一部份打慣游擊戰的部隊剛剛出關不久，在東北嚴寒的風雪裏，作戰一整天，把戰士們臉都凍得通紅，手脚都麻木了。緊接着，晚晌，又打一場村落戰。發起衝鋒的時候，敵人機槍打得潑水一樣，封鎖面前這一塊開闊地，空氣發燙，火星像打鐵一樣噉噉亂跳。前面的戰士倒下來，這時一部份戰士停止爬在雪窠裏了。三連副連長王海清惱火了，跳起來，跑上去，拿槍托往戰士脊背上插，喊叫着：『你孬種，你怕死！』敵人機槍悶頭蓋腦的緊響，戰士們突然跳起來，眼着是潮水一樣的隊伍前進，在那天崩地裂似的一刹那間衝上去了。黎明，敵人的槍不叫啦，戰場上空偶然有一顆兩顆流彈吱吱飛過，村莊靜靜的冒着黑煙，佔領了。王海清任憑自己脾氣，什麼事是攔不了一會兒，他立刻集合隊伍講話，把那些戰士狠狠刺激了一頓，戰士們的自尊心受了殘酷打擊，痛哭起來，他自己嚴厲的連看也沒看一眼，走了回來。

在宿營地，他瞪着兩隻大眼睛，氣鼓鼓躺在那裏。

任當這時，指導員宋相清就得安慰他一番，他不會理睬他，——可是漸漸嘴邊

就露出笑意了。

他們兩個人安排在一個連隊裏，是十分巧妙的。他們兩個人的性格，處處都是鮮明對照：一個暴躁，一個耐心；一個聾聲聾氣，一個低聲細語，……不過指導員從心底裏敬愛他。每當王海清跳着腳，額頭上冒出汗珠，一面罵娘一面跑上去的時候，指導員總是微笑着，但又十分擔心副連長的安全。他却從來沒有正面提過意見，他怕他們誤會自己不勇敢，實際，指導員那一次都用着匣槍搶着帶突擊排。

王海清理想中的人物，是連長于金生。在五年戰爭中，這人培養了他，甚至改造了他。于金生在戰鬥上勇猛極了，他已經負過十三次傷，正因為他是鋼鐵一樣的人物，他時常暴躁如雷，喜歡簡單，他的理論是『不怕死』。有一次，正準備投入戰鬥，他倆坐在一齊，望着前面滾滾的黑煙和子彈的火花，狠狠的抽着一支紙煙。于金生突然顏色一變，指着自己身上：『老王！——上級瞧得起，這回幹個名堂出來，這就是我的光榮，你瞅！』他露出胸脯上的傷疤，吼的站起來，把紙煙頭一丟，拔出槍上去了。王海清簡直是處處跟着于金生走，雖然開討論會的時候，他頂容易打瞌睡，作戰時，却愈來愈驚人的勇敢，不過，他心裏有一個從不告人的秘密，而且這個秘密常常激動他，他盼望着成爲一個真正了不起的英雄。

現在，是一九四六年二月，冷得透骨，落雪的兩天兩夜。這一回可不簡單，上級動員號召說：『沙山子這一戰是決定關鍵上的一戰。』戰士們嗷嗷叫，情緒像火

一樣旺盛。雪地裏是那樣的白寂靜，戰士們在深雪中滾着爬着，敵人排炮瘋狂發射，密密的打在王海清周圍一百米達以內，——看！來了！……來了！敵人在雪上爬呢！——近了，近了，虎的一下站起來了，一色的衝鋒式嘩嘩響成一片了。我們嘩的站起來，吭，吭，吭，噫！噫！噫！一排子手榴彈，黑烟四起，血肉橫飛，把敵人的進攻打下去了。一扭轉形勢，我們立刻發動向山頭衝鋒，一連衝了三次，于金生憤怒了，可是在半山坡他給炮彈炸翻了。王海清立刻奔上去，——他忘記掩蔽自己，把于金生拉回來。血，從于金生胸口，像泉水一樣噴出來，染紅了潔白雪地，他睜開眼說：『我革命成功了，——你們拿下敵人陣地呀！……』他犧牲了。王海清頭噹噹響，心跳着，他猛扭身大喊一聲：『有種的跟我來呀！』集結在他身邊的兩個排，一聲不響跟他上去。戰士一個，兩個，三個沉重的，一聲不響的倒在半路上，王海清果敢的一衝上去，就跳進敵人工事，佔領山頭，——在最後幾秒鐘，一梭子彈朝他身上打來，他來不及作任何動作就沉重的跌下去，他失去了知覺。……

王海清從火線上運下來，三天三夜，才清醒過來。現在睡在醫院病床上面，動過手術，雖然危險期已過，可是面色蒼白，兩眼窠下去了。

醫院裏的日子是難打發的，天天在床上摩來摩去，他的心思却在遙遠遙遠的火線上，他最苦是不知他的連隊在那裏，在做什麼？一天，穿白罩衫的女看護進來，

給他帶來一封信。

他是僱農出身，十八歲參軍以後才學習文化，這二年自己堅決往軍事幹部方面發展，同時也忙，對文化學習稍稍放鬆了一點，不過報紙能瞧個大概，也能寫簡單的信。他坐起來抓着信，——他知道，在這世界上，除了前線，現在還不會有人從旁的地方給他來信；何況他現在正需要從前線來的兄弟般的友情。他的手指有點顫抖，竟然弄得信紙沙沙響，他皺了一下眉頭，——他首先看了人名，「啊，指導員。」他笑了，然後他一個字一個字看下去，可是他的笑容慢慢淡了，慢慢沒有了，最後他手裏捏着那張信紙，刷的倒在床上了，——他的兩隻眼時火星一樣閃亮着，望着，這時他什麼也沒看見，他眼前是那次激戰的戰場。這時，窗外，春天的雨雪發狂的嗚嗚呼嘯着，這聲音在他腦子裏，正如同那天戰場上的聲響，像潮水一樣掀來翻去的沖激着。戰場，一次又一次的出現在他眼前，刺痛着他的心，他好像聽見一個一個沉重的屍身倒在潮溼的雪地上發出的聲音。

他突然又熬着傷口刺心的疼痛，坐起來。天打模糊眼了，可是他看得清那一段信：

「你帶上去的二個排，只剩下三個人，……：……上級表揚你，打得勇敢。」

於是他眼前出現了他的連隊。

不知道一齊轉過多少地方，經過多少時間，在宿營地的鋪草上，在戰壕裏，他



和他的戰士們一齊受苦，一齊享福，他沒一天離開過他們。

他們，——他一個個在心底默唸着他們的名子，立刻如同看電影一樣，一個個從他腦子裏轉過去，——張得順、李彪、秦紀春，……都是英勇、熱情的戰士，可是現在都沒有了。

王海清幾夜沒閉眼，翻來覆去問自己：

『爲什麼只剩下三個人！』

他想了好幾天，老實講，腦殼都想疼了，……最後，他從那複雜的（一個沒打過仗的人會以爲那只是一場混亂的廝殺）戰鬥中，找尋出一條道，他的眼珠發紅了，他摸索着床和牆，站立起來，他興奮的靠近了玻璃窗，向外望去，——在那兒有一片土地、樹林……『是啊，我沒有根據地形，我沒掌握火力，也沒組織兵力，于金生一犧牲，就矇了，我沒保持一個指揮員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有的清醒頭腦，我沒找出一條道路，……』他這時在窗外這片土地上假設出另外一種情況：——那天，零下四十度的嚴寒，風把雪粉吹滿天空，太陽紅而無光，……敵人佔據着山嶺，集中火力對準正面衝鋒道路猛打，那是山坡，山坡上蓋着漫膝蓋深的雪，他那天就一下從那正面湧上去了。如果不那樣，如果拿火力支援突擊部隊，如果通過側面山窪裏的小灌木林，這樣接近敵人，這樣突然出現，這樣給敵人一個措手不及，……那就會勝利，那就會跟戰士一道看到勝利。

是的，他像在茫茫大海中發現大陸，他找到了原因。現在，他就一點也不原諒自己，他覺得這是打了一次可恥的敗仗。

這場思想上的鬥爭是殘酷的。只在第十天夜晚，從睡夢中醒來，忽然，他記起有一次作戰，在接近戰線的山溝裏，隊伍正往上運動，前面炮聲很激烈，他看見旁邊有一個人，——穿着灰大衣，拉着一個老鄉說：『你跟我一道走，我問你幾個地方。』一面說一面往前走，——這時營的幹部跑到王海清身邊說：『這就是林總司令！』那時一聽這話，立刻有了戰勝一切的信心，那信心是火一樣能以燒毀任何頑敵，他記起那一次大家如何笑着上去，衝鋒陷陣，就根本沒想過自己會在火線上倒下，而是如何殲滅敵人。這樣他瞭解了：一個指揮員最主要最主要主要是帶着戰士們取得勝利，可是自己却拿全部戰士的生命，才換得那麼小小的給雪掩蓋着的山頭。

經過多少日子以後，他的體質慢慢強壯起來了，只是傷口還在發膿，醫生囑他安靜休養，他却架着一隻木拐，到新由前線下來的傷兵那裏去了，——他從他們嘴裏不斷的得到許多消息。一天有一個戰士，穿着骯髒而潮濕的衣服，渾身好幾處綁帶，進來，（雷聲在天邊轟響，外面落着夏季的急雨，……）王海清知道這戰士是跟他同一個師，他像見了親弟兄一樣。戰士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告訴他：

『前方很好。』

王海清急着問：『武器怎樣？』

「都換了一色兒三八式，子彈壓得人够噲。」

「機槍呢？」

「打起仗到處卡卡叫，一個連三、四挺。」

王海清遞了支雙鶴烟給那戰士，戰士扭過身吵着找醫生換藥去了。王海清當時傷還沒封口，可是不久就上前方了。

回到前方，團裏決定他仍然回三連擔任連長，他揹着小包袱就去了。指導員熱烈歡迎他，把替他領下來的英雄牌也立刻拿給他，他連看也沒看一眼，就塞在小荷包裏，往後在連隊上再也沒人看他帶過。他却立刻跑到班裏，找那兩個排僅僅剩下的三個戰士——林成、金立成與李百海。他們三個說了句：「副連長回來了！」突然孩子一樣沉默，哭起來了。王海清也不知怎樣，這幾個月在醫院，忍也忍着了的眼淚，現在一下控制不住流出來了，他拉着他們手，半天，幾個人講不出一句話。還是王海清抑制了情感說：「那回，——我對不起你們！」他們共同憶起他們那許多看不見了的戰友，三個戰士明亮的眼睛望着他說：「你再帶我們去打仗吧。」不久，他特別熟悉了李百海。李百海紅臉，有氣力，什麼新武器只要摸過一遍就能拆卸。王海清跟他熟悉倒不是因為這個，而是因為李百海從山京到東北，已經經過二十七次殘酷戰鬥，他沒負過一次傷，好像子彈皮兒都不歡喜碰到他一樣。王海

清常常跟他談話，一次在行軍過程裏，夜晚，露營，兩人坐在草圍裏又談起話來，談到火線緊急情況下，戰士是怎樣要求指揮員的，李百海說：

「上級嗎？……槍一響，我們就看着上級。」

「那時候你怎樣希望？」

「哈——特別是危險的時候，我一點也不怕，就看上級出啥點子（辦法），……上級挺得住，有決心，有辦法——我們就什麼也不怕，上級要是急，我們就更急。」

王海清捲了兩支烟各自放在袖筒裏吸着。天十分黑暗，潮濕而落雨。李百海突然老朋友似的告訴他：

「在塔兒山作戰，我思想上可起了變化。」

「什麼變化？」

「我們邁過小河，打開突破口，斑上好幾個同志倒在那裏，有的喊我名子，我心裏十分難過，你想一炕上睡一鍋裏吃，……可是你下死命令了：誰也不要管傷兵，衝啊！五分鐘，他死的！衝不上去要腦袋。那會兒，我服從命令，我上了刺刀衝，可是他們從地下望着我，我哭了，幹嘛下死命令呢？就好像說：不要你們了，你們去死吧！——我們打仗能不死人嗎？我怕死嗎？不是，我一點不怕，我總相信上級有點子，……多麼緊急情況下，我們也應該打敗敵人，——你知道，有時我們剩下半截烟放在荷包裏，心想：等打完仗再抽吧！連長你想過嗎？要是日後不打

仗……」

王海清插問：『你家庭情況怎樣？』

『我家裏有父母，有兄弟，就是沒飯吃，——』

王海清過去沒聽見一個戰士這樣向他傾吐心情，因為他過去沒有設身處地多為戰士着想，只根據自己主觀要求戰士勇敢。在以後兩次小規模作戰中，他在火線上，十分注意李百海，——李百海動作十分迅速，應該通過的時候，就毫不遲疑的通過，他利用着每一處地形，他十分狡猾的把敵人子彈閃開，而後閃電一般最先攻入敵人工事裏去，因為突然，敵人常常來不及打他。每次戰鬥結束，他都問李百海在那裏？——李百海笑嘻嘻從人堆裏出來，向他立正，敬禮。

將到夏季的時候，巨大的戰爭來了。王海清依照營的部署，把隊伍帶到一座山上，他的任務是佔領對面那座山，殲滅敵人。

敵人一發現這面部隊運動，拿機槍一個勁兒往這裏掃。王海清把隊伍隱蔽起來，——他自己匍匐着，順着樹棵子，爬到前面去。機槍子彈不住的在頭上呼嘯。他冷靜的看清展開在面前的地形和敵人情況：敵人佔據着和這裏距離三百米達的山頭，企圖拿火力控制這面，而後攻擊。他望着敵人，這時一種仇恨心猛烈的升上來——他決心殲滅乾乾淨淨，現在不是沙山子那時候了。然後他回來了，這時他看到營裏走來了，——營長是一個當過紅軍戰士的年輕人，緋紅面孔，服裝整齊，站在

那裏。他立刻上去報告敵情地形，請示營長怎樣部署。可是營長說：『你部署！你下決心吧！』營長這樣做，使他很滿意這樣就可以從頭至尾，經過他一手，澈底殲滅敵人。他指定二排兩個班從正面出擊，一排附屬兩個班從山溝裏向敵人側後方前進，其餘留作預備隊，各部隊先到指定地點，等候發動火力射擊以後，同時出擊。最後他集中了機槍在這裏等候。部署完畢，現在他望了望營長，營長點點頭沒說什麼。這時他把副連長叫在一邊，他說他擔心的是二排長，二排長是出名的猛將，能過硬，單純的靠拚命，他叫副連長去掌握二排。他望着部隊向指定地點走去，……：他 and 指導員立刻帶了十幾個機槍射手，帶着七挺機槍，攀援着樹木、懸崖，爬到山頂，——在山頂上利用茂盛的青草隱蔽，沒有暴露目標，機槍對準了前面山頭。指導員望望王海清，王海清跪在那裏，笑着擦了一下額頭的汗水向敵人方面望着，這時涼爽的高空的微風吹拂，許多野花在風中點頭，……：突然，王海清一揮手，機槍集中的猛烈的開起火來，……：。

王海清和指導員拉了一下手說：

『老宋，你掌握火力，壓倒敵人！』

他向山下掃了一眼，正面上，二排在煙霧之下奮勇前進了。

王海清一下跳下山岩，從側面轉向山溝，他追上担任從側面截擊敵人的部隊。他們正在崎嶇難行的山溝中迅速運動。戰士們一望見他，從後面往前面，一個個傳

上去，『連長來了！』『連長來了！』……

他一隻手握著匣槍，愉快的從排尾一直跑上去，一路喊着：

『同志們！二排打上去了，一排怎麼樣？』

戰士們一個聲音喻然回答：『打上去呀！』

『好，同志們！打得下打不下，重要關鍵在我們這邊呀，我們是刀尖子，我們從後面插進去呀！』

他一面鼓動着，跑到最前頭，他們一跳出溝口的樹樑子，——他們就要暴露在敵人面前了。他突然把拿匣槍的手一揚，跳出去了。

從自己山頭障地上，機槍暴風驟雨一樣，把敵人山頭上打得直冒烟。

這時，他急切需要一個戰士，勇敢帶頭衝上敵人工事，而這個人不能在半路倒下，他自然想到李百海。他一看的時候，李百海正跑在他旁邊，他高興極了，急速的喊：

『李百海，衝上去，猛幹呀！』

敵人一發覺後方有了情況，他們已經衝上山，敵人立刻慌亂了，動搖了。這時，李百海跑上去了，邊跑邊擲了幾棵手榴彈，突然叫喊着，舉起刺刀跳過去。敵人嘩的一下潰亂了。王海清轉回頭給三排長下令：『追！』部隊呼的一聲勇猛的撲上去了。自己陣地上的機槍得到連絡信號，停止了，這時滿山滿谷滾動着一團團白

烟。王海清滿身滿臉是灰塵與汗漬，跑得臉都漲紅了，他帶一個班跨進敵人工事，派人把嚇昏了的、現在高舉雙手的俘虜押解下去，……他忽然想起自己在醫院那些日夜，——無數思考，無數決心，他現在就照着自己想的作了，可是，這部署究竟對不對呢？這是什麼戰術呢？……他向追擊方向走去的時間，三排完成任務，俘虜了少數逃竄的敵人。

王海清立刻在陣地上，集合各排長來作戰鬥報告。

只有二排長負傷了，——副排長代表來參加，說：「排長真勇敢，連腰也沒哈一下。」

「腰也沒哈過嗎！」王海清皺着眉追問。

年輕的副排長掀動着眉眼說：「腰也沒哈，就通上去了。」

王海清問清每個排的傷亡，統計結果傷亡十人，可是二排就佔了一半，不過敵人一個整連被全殘了。

全師範圍的戰鬥結束了。在附近一叢叢樹林內的村莊裏，王海清走在部隊最前頭，進了莊。他一聲不響聽着背後戰士們熱情的紛紛談論，笑聲，——他打過無數次勝仗，享受過無數次戰勝後的幸福，但，只有這一次，他感受了真正的勝利的愉快，而且愉快得有一滴眼淚從他眼邊上要落下來，他趕緊伸手抹去了。他動員大家幫助炊事員燒水、煮飯。村莊裏，立刻充滿一種和平的氣氛，戰爭如同一種黑色旋



風似的旋捲過去了。現在西下陽光把村邊樹林，田野照得通紅，雞在悠然的啼着，老鄉們從村外牽回自己的牲口。王海清臉也不揩一把，走來走去，在戰士羣中擠着，最後在一家貧窮的農民房裏，他看見一小羣戰士蹲在灶火前面，火光能熊照着他們的臉，他們注意力集中的在聽中間一個抱着槍的戰士講什麼，——那戰士慢吞吞的說：『你記住！——火線上，到了節骨眼上，你就是想往前，愈往前跑的快就能活下來，你愈跑的快，子彈打你的機會就愈少，敵人要打死你，可是你上去把他打死，你就活了，……』這人正是李百海，他眉飛色舞，坐在火光的紅影裏。王海清站在那裏，任何人都沒注意他，大家都陶醉在戰後的談話裏。他笑了，他悄悄轉過身走出來。

第三天，夜晚，他到了營部，營部小桌上點一盞豆油燈，營長還是那樣服裝整齊，緋紅的臉上漾着微笑，把一張油印的火線報紙推到他面前，誠懇的說：

『你看！報紙上獎勵你們有勇敢有戰術。』

王海清心跳了，他沒有看報，他兩眼一直望着營長，他突然問：

『營長，——那叫什麼戰術呀？』

『一點兩面呀。』

他跳起來：『啊，一點兩面，……那就是林總說的一點兩面，那是嗎！』  
又一次得到營長肯定的回答，他沉思了一下，他舉手敬了禮，出去了。

他沒回連部，——他一直走向二排去。二排長李善友，是他的老戰友，而且抗戰時跟他一齊由地方轉入主力，他當班長李善友當戰士，他當排長李善友當副排長，而且他對於李善友，正像于金生對於他一樣，有着深刻的影響。戰鬥結束後，那天會議上檢討傷亡，王海清拿嚴峻眼光看了他一眼，加以負了輕傷脖子掛在脖頸上，這幾天以來，他更加窩火了，一個勁兒悶頭睡覺。這一剎，王海清搖醒了他，他不好意思的站起來，沒精打彩說了聲：『連長來了！』王海清拉他向外走，天已黑，明月東昇，天空像一片藍海。他倆走在河邊上，王海清耐心的檢討，李善友抬起頭望了望他。他突然感情的拉着李善友的手說：

『老李！你知道，敵人是怕我們的，我們刺刀要見血，我們不怕傷亡，前仆後繼，這是我們光榮傳統，——我說過愛惜戰士，不是怕犧牲，那是因為我們從前打游擊戰慣了，一個勁往上湧，太不講究戰術了，』但是李善友固執的抬起頭，兩眼閃着勇敢的光，他永遠不相信他的勇敢是會錯誤的。

實際上，——王海清無論如何是愛勇敢戰士的，不過從血的教訓中他定下了新的標準：他嚴格的要求戰士的勇敢，同時他關心着勇敢戰士的戰術動作。所以，回到連部以後，他與指導員研究了一番，把李百海的戰場動作報告給團部了。經過戰士們的討論，李百海成爲戰鬥英雄，當了班長。

一九四七年冬季，冰天雪地裏，經過幾次殘酷作戰，李善友在最後一次作戰中英勇犧牲了。營長升了團長，王海清升了營長，指導員因為合作得非常好，升了教導員了。不過兩年多，十幾次戰火的鍛鍊，王海清已經成爲一個熟練的指揮員了，——他帶出一個非常出色的連隊，這連隊有勇猛素質，又有了機動、靈活，打戰術的優點。現在團裏作戰門部署時，總願意掌握這個營，在緊要關頭，去完成艱巨任務。可是到現在爲止，他總沒忘記沙山子那一次血的教訓，因此每次戰鬥以後，他和教導員仍然不顧疲勞，進行嚴格的檢討，把每一個戰士的傷亡都提到戰術原則高度，提到自己指揮問題上來。最近一次作戰以後，夜晚，他望望教導員，聽一聽開開會倒在炕上睡着了的副營長和副教導員的鼾聲，他說：『把他們弄醒吧！』『弄醒！』——打了一天仗太疲勞了，讓他們睡睡吧。』可是營長堅持了營長的意見：『天一亮也許又打上啦，指揮員多辛苦一點，戰士就少受些罪，……』檢討完了後，他接着嘴打了個呵欠，他的眼珠紅了，他却走了出去。屋外不知何時落了雨，——雨點打溼了他，他走出去。這時整個村莊寂靜無聲，在一棵樹下，他突然遇到站崗的戰士，他看清，立刻想起這戰士是兩個月前從後方補充來的，也想起在白天他是怎樣在火線上作戰的，因爲白天他自己就在突擊連的位置上，於是笑着談起來：

『你是松江省的阿城人嗎？好，現在你是個好戰士了，這回，你打的不壞。』  
戰士坦然回答：『不壞，這不是我還在站崗嗎？我打死了三個，……』

「對，你衝上去，十分勇敢，他們怕你了，是不是？——你衝上去，你活了，他死了，可是你通過麥子地，動作還不夠好，你不應該直線跑，你應該迷惑敵人，讓敵人瞄準了第一槍，第二槍又找不到你了。」

那戰士嚴肅的聽着營長的指示，笑了。突然王海清問：

「你們排長是那個？」

「李百海。」

「噯，——二排的，二排有好作風，有勇敢傳統，……」

「聽說營長從前也是二排的！」

「不，……這和季善友有關係，可惜現在他犧牲了。李百海怎麼樣？」

「跟着排長沒虧吃。」

王海清笑了。

等不到天亮，營長跟一個哨兵關於戰術動作的談話就流傳開了，戰士們熱心的討論起來，他們通過一個決議：「下次給咱們突擊機會吧，咱們打個更漂亮的仗。」

當那滿紙歪歪扭扭戰士筆跡的信拿到教導員手裏時，王海清問：

「他們說什麼？」

「他們打上勁兒了。」

『因為他們知道打仗並不一定就非死，倒是打死敵人。』

教導員沉思一下抬起頭：『對，從前我常想，我們爲什麼就這樣能打勝仗，現在我明白了，——不管怎樣，我們的進步是大的，我們從每次血的教訓裏學得東西，老王，用不到你拿槍托子到火線上去搗了。』

王海清興奮的說：『沙山子以後，我一次也沒搗過，現在更用不到我搗了。』

四八，二，四，夜。

## 政治委員

團政治委員吳毅，身材不太魁梧，面色還有點黃瘦，雖然處事嚴肅，態度却十分和藹，令人願意接近。

他只有一隻右臂，左臂在一九三六年，給階級敵人的子彈打斷了。那時，他還在紅軍裏當班長，手上一支漢陽造，口袋裏七顆子彈，再披一隻老羊皮，渡過天險黃河。一次鏖戰之中，他在危險關頭向敵人猛衝，決定全軍勝負，自己却昏迷在火線上。醒來以後，躺在醫院，從醫生的表情，他就明白了，他沒講旁的話，就只問：『怎樣能快些上前線？』於是他忍痛把左臂割掉了，從那以後，他就一隻手持

槍作戰。

『八一五』後部隊出關，他因為負傷，還躺在關裏休養。現在經過遙遠旅途，來到東北，他是懷着滿腔熱情，奔赴戰場，一路之上，不斷傳聞着東北戰爭勝利，把他弄得興奮萬分。

到了哈爾濱，組織上跟他談過一次話，——臨末尾，露出一點口風，爲了照顧他身體，準備留他在後方工作。

可是吳毅急了，因爲他有一種牢不可拔的思想，認爲——他只有在前線才是有用的人，何況他的老部隊正在前方作戰。

等候分派工作那幾天，在那間白色洋房裏，他過得很不舒服，甚至苦悶。每天展開報紙，首先跳入眼內，總是前方戰爭消息，他就急得轉來轉去。有一回，他在樹蔭涼下坐了半天，把自己的事左思想，——自從十四歲放棄放牛娃生活，在湖南參加革命起，沒那天不在火線上鬥爭，十年前在巫原橋頭鎮，換下『五大洲』帽子（即紅五星帽）。三七年，爲了抗日統一戰線換了帽子，哭得那樣窳火，現在自衛戰爭，最後打倒蔣介石的時候到了，自己能够在後方蹲起來嗎？這樣，簡直是對不起在火線上奔走的同志們！……晚上，他走去找組織上再談話，他表面似乎很安寧，半天不響，最後有點憤憤不平的說：

『我落後了……』

組織上說：『誰能那樣說你呢？』

鬥爭把他煉得沉默，剛毅，不過這時，他的眼睛似乎蒙了薄薄一層淚水。

終於，組織上同意了，同意他像每個軍隊幹部一樣派到戰鬥部隊裏去。因為他雖然比一般人少一隻胳膊，可是從思想到行動，——他從沒有一分鐘時間考慮自己，他考慮的是整個革命鬥爭，黨正需要這樣的人，到尖銳的戰線上去担负最重要的工作。夏天，有着浙瀝小雨的傍晚，他登上火車，他高高興興走上前方。他的通訊員李賓，這幾年來等於是他的左手，可是這回，他的行李是這樣簡單，以至用不到他的通訊員，他的隻單臂一抓就走了。臨行之前，他把熟人送給他一套茶綠色毛質軍衣送回去了，他照常穿着關裏帶來，連隊上常見那種洗得發白了的布軍衣，束緊皮帶，整齊而且清潔，他覺得這樣才像個戰鬥部隊的樣子。

一到前方，誰知領導上又照顧他，預備留他在縱隊直屬隊工作，他從熟人地方聽到有這種消息，他就不安起來。第二天，他在村莊上騎着馬，遇到司令員，司令員看到了他，他也看到了司令員，他不但沒下來，反而急駛而去，——馬是一匹調皮馬，發怒的扒起鬍子來，他堅決的拿一隻拳頭緊握了繮繩，另一隻空袖筒在風中急急拂動：……不錯，他在馬上露出他那英勇的身姿是十分動人的，司令員把手搭了個涼棚，站在那裏，朝紅霞燦爛的地平線上，兩眼追踪着，担心中瞻望了好半天。一個晚上，司令員約了他去。兩年未見，從前的師長現在的司令員，臉上有

皺紋，三十幾歲的人看起來就像四十幾歲了，這無疑是關外兩年作戰的辛勞，總不免留下點痕跡，可是司令員爽朗的笑聲和長沙口音，使他覺得還是十分親切。在這間農民房子裏，點着洋燭，桌旁還站着一個不認識的人，——高大，紅臉，正在挺有勁的講什麼，這是縱隊政委。政委和他緊緊，緊緊的握手，司令員把一盃酒和半根乾香腸推給他，隨後，他們根本沒談什麼工作問題，——因為正處在難得的戰爭間隙之中，他們樂於縱談起從前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來，——談這個熟人和那個熟人，與這有關係不免談到什麼時間，他們不說幾年幾月，而是說在山城鎮戰役或者兗九峪戰役後如何如何，正因為他們都共同熟悉這些，也就容易談到現在跟過去的比較，——吳毅仔細聽着，一方面他想了解部隊，一方面他深以未一貫跟隨部隊作戰為遺憾。只在最後，他們已經站起來，政委正式以徵詢口吻對他說

『已經請示總部，你到×團去，怎麼樣？』

他點了點頭就愉快的接受了任務。

『政委還有什麼指示？』

『去吧！你比我還熟悉，——有些幹部問題你好好研究吧！』

吳毅敬禮，轉身走出來，——一科長來報告什麼，司令員舉着蠟燭往貼地圖的牆邊走去，——他立刻把這次會見總結了一下：這個縱隊首腦部，比從前還鎮靜，還樂觀，這說明到東北來以後，他們仗打得是不壞的，司令員現在指揮的不一個



師而是幾個師了，突然他記起司令員從前在戰鬥中常愛講的話：『看準了——狠狠揍他！』看樣子，這兩年一定把敵人幹了個痛快。

吳毅不但到了×團，而且已經參加過兩次作戰了。

第一次作戰的時候，——因為是阻擊的任務，從鐵路橋頭開始，最後，敵人密集一處山嶺上，戰鬥就達到劇烈的高潮了，團的指揮所在小樹林裏，子彈打得樹葉紛紛落下，……

團長——當過出名的劉志丹紅軍的戰士。此刻，他很費力的在電話上嚷吵了一陣，把電話停止，聽了聽，前面一片緊密槍聲，他迅速伏身到軍用地圖上來。根據敵情，他下決心，把原來掌握在二梯隊的，一個頑強善戰的營，從左翼加入戰鬥，——他覺得這個時機已經到了。他徵詢政治委員的意見，吳毅毫不遲疑的支持了團長的決心說：『決定吧！同志。』（雖然他心裏覺得自己對於部隊了解還很不夠），團長把拳頭向下錘了一下：『那麼——下傢伙了！』又伸手抓起電話筒下了命令，這些事都在五分鐘內做完，而後，他一陣風似的跑到突擊部隊那裏去了。政治委員笑了笑，抽身走出樹林來。望了望，距離不太遠的山嶺上煙火燒作一團，聲響稠密，差不多聽不出什麼間隙了，——可是他已經預見，在二十分鐘以後，戰鬥就要基本解決（這一點，雖然沒有交換意見，但與團長簡單對話時，他們雙方是完全默契了）。

他呼了一口空氣，昨晚落過雨，秋天的野外，空氣是那樣清爽，有潮濕的樹葉氣息。剛才他覺得他還不了解部隊，實際並不是那樣，不過他總在細心考慮：——當自己離開部隊時期，部隊有了一些什麼變化了？自己又有了一些什麼變化了？從前打游擊戰小兵團作戰的經驗現在用得上的嗎？……他這種細心謹慎，是出於以下這種心情，就是他覺得：在這樣光榮的部隊裏，是一種特殊的榮譽，他不能叫這種光榮在他手裏，有任何一點損失，因此，就特別謹慎。這一個團，其中有一個連，還是從井崗山時代就開始戰鬥的，十九年輾轉在火線上，儘管不但在這個連，甚至在這個團，也沒有一個那時候的人了，這個連却保存從那時就有的光榮傳統：頑強善戰，——政治委員認為這種作風，是毛主席直接帶出來的緣故。剛才團長決心投入解決戰鬥的那個營，就包括了這個連，所以政治委員非常放心。現在，子彈嗒嗒——嗒嗒在周圍地下直響，他從口袋裏掏出懷錶，只有十分鐘時間，他現在自己應該到火線上去了。

可是他還沒有到達，當他穿過山嶺的小樹林的時候，戰鬥結束了。

戰場上，陽光枯燥刺目，他和黨的慰問着每個戰士，在一棵杉松下（五分鐘前，是敵人指揮所主要的機槍陣地）與團長會在一齊，吸了一枝香煙，他很滿意，他的老部隊比從前還勇猛善戰了。

第二次作戰的時候，仗打得非常順利，可是解決戰鬥前五分鐘，敵人一度反

衝，一直衝到營指揮陣地前一百米遠。這時，政治委員正在那裏，——敵人把衝鋒槍集中在前面，呼呼掃着，喊叫着，那火力、聲勢都是十分兇猛怕人。政治委員在那裏一動不動，營長提着匣子槍，呼喝着往前面跑，三步以外，一撲倒下了，政治委員還是未退一步。正在這危急關頭，突然，一個連長本來在側翼運動，沒得到任何命令，機動的帶領部隊，斜刺裏撲向敵人，一聲不響，一齊挺起白晃晃刺刀，——敵人經不着這勇敢的壓力，一下，嘩的崩潰下去了。在火線上，政治委員就對營教導員讚不絕口，戰鬥結束了，他開清那個連長的名子，在日記本上寫下『文希崗』三個字音，可是他抬起頭，十分愛護的對教導員說：『你不要把我的話告訴他，——你回頭叫我到那裏去一趟！』兩個鐘頭以後，那個短小精幹的山東人文希崗到了他這裏，他們總結了這一次文希崗在戰場上的機動、勇敢的成功之後，政治委員微笑着，把自己思慮很久的一個問題提出來問這個連長：

『你作戰隱蔽身體不？』

『不。』

『不，好不好呢？』

『不好。』

政治委員給這天真的答案，弄笑了。

在政治委員腦子裏，從來區分出兩種人，一種勇敢，一種怯懦，對勇敢的人他

希望他能更多注意戰術動作。

『你怎樣也應該隱蔽一下，——你想，把你打了，你的連怎麼辦呢？一個指揮員不只是個人勇敢，今天，你是對的，最必要的時候呀！——可是平時你得注意隱蔽，永遠不能拿過去經驗代替現在經驗，這就是一個具體的戰術問題，你記着：勇敢加上技術，才等於勝利。』文希崗先望着他那光彩煥發的快樂和靦的臉龐，又望着他那用動的空袖筒，文希崗在想：這個人不知從何時起就把少去一隻胳膊這件事忘記了。

至於政治委員却在想：——自己說話太多了，本來一個勇敢的連長，用不到對他說這樣多，他自己也應該在作戰當中學會，問題是現在還有不少人認為指揮員如果隱蔽身體那是丟人的事。他這時確定要把這一條到處去宣傳，去教育，才對。

他們以後就坐下來吃飯，政治委員很靈巧的用一隻手吃着，他忽然問：

『戰士覺得現在生活怎麼樣？』

他舉眼望着，等候回答。文希崗連想也沒想就說：

『有的人，怎樣他也覺苦，有的人，再苦他也熬得住，——在我看呢，現在算不上苦，比開裏打游擊戰吃樹皮好多了。』

不知怎樣，政治委員很歡喜這樣回答，——他不歡喜虛偽，比方對上級報告，總是順口編造：『我們那裏每個人都好，沒問題。』那時他就要追問：真的每一個

嗎？……那麼，個別戰士也沒什麼思想問題了，幹部就沒什麼事可做了嗎？不，打仗不是那麼簡單，有的時候是苦的，很苦，我們承認這種苦，問題是真正好戰士，他經過思想鬥爭，他明白爲誰而戰，他仇恨階級敵人，他就不怕苦，只有戰士都是這樣，那隊伍就最強最有力量。停了一會，他想起什麼重要事似的說：

『你還記得——咱們一支槍，只有五六發子彈，誰都捨不得放，還咋唬：打炮啦！打炮啦！——可是統共才有三顆炮彈，……』

『怎麼不記得，現在不是沒人撿子彈壳了！』文希崗笑了。

他這一笑，很引起政治委員注意，——政治委員覺得在他的笑意裏，包含兩種意思：一種是過去鬥爭的光榮，一種是對於現在某些浪費子彈的不滿意。政治委員很高興，吃完了飯，他輕輕的說：

『對，不要忘記，——論起來，現在真是享福了。』

文希崗覺得政治委員十分了解他，像一齊蹲了多少次戰壕的同伴戰士一樣。他跟每一個同志一樣，從這裏出去，總比來時還興奮，還有信心，還快樂。

但這不久以後，團裏一個嚴重問題提到他面前來了，二營教導員沈克，在他的工作崗位上表現了搞個人享受，消極怠工。

政治委員先瞭解了沈克的情況：一個在農村裏當過小學教員的人，抗日戰爭中還負過一次傷，可是現在，半年之內，他已經三次寫信提意見。組織上分配旁的工

作給他，他又不接受，而且他直接了當提出要離開這個團。到那裏去呢？政治委員心裏明鏡一樣，知道他是要到後方去工作，因為他公開到處廣播：過戰爭生活過膩了。最近他又第四次提出要求來。根據政治委員政治工作經驗，——他是了解，長期戰爭，戰爭是要死人的，現在戰爭更加頻繁與殘酷了，這都是事實，可是革命勝利就決定在這關頭，個別意識薄弱的人，存着『不知那天犧牲』的心理，就不能提高戰鬥性，時刻進取，而開始厭倦，疲塌起來了，加以到東北以後，周圍環境影響，這種人首先在生活、作風上也露出弱點，……他面對這疑難問題，他決心和這現象作鬥爭，甚至他覺得作爲一個政治委員，這是他最最重要的工作，因爲這是敵對的階級意識，跑到我們隊伍裏來作怪了。

作戰之後，經過一段艱苦行軍，從行軍彙報上看，二營竟發生了減員現象。住進房子，政治委員到二營營部來，沈克正坐在老百姓的炕上，帶三個通訊員玩『骨牌卜克』。政治委員問：

『營長呢？』

『到五連去檢查減員情形了。』

『副教導員呢？』

『到機槍連去檢查減員情形了。』

政治委員是無法原諒這種人了，他的眼睛閃着威嚴的光芒，他在那裏站了半

天，但他終於控制了自己的感情。

這一天，在營裏他發現沈克鬧個人享受的問題十分嚴重，這次作戰他還給通訊員一巴掌，通訊員哭了，——全營都鬧起來，戰士輿論紛紛，說上級太不像話，違犯政策，還打人呢！說教導員的洋財可老鼻子啦，……

傍晚，政治委員回到團部，——他和團長坐在點燃一支洋燭的小桌旁，他把一隻單臂擱在小桌上，他吐了一口氣，他覺得既然見到團長，他可以訴訴他的苦衷了，於是他希望也沒望團長，自語着：

『我真看不得這種人，——黨把那樣重要任務交給他，可是他在那裏腐蝕黨，他簡直想出賣我們的光榮！』

『你說沈克嗎？』

他抬起頭：『老曹，我看得考慮，我問了戰士們的意見，我看一人吃魚，一鍋沾腥，——開始減員，後來就沒有戰鬥力，再後來，你想？……我們不要右傾，我們答應他的要求！後方是不能去，我們還要盡我們的責任，爭取，教育，把他調到團部來工作，你看怎麼樣？我們大胆提拔新人，我們需要真正為戰士，不是為自己的人，來作政治工作，——我給師打電話，我建議提拔副教導員代替他，我好久就在了解他了！』提到副教導員，他臉上換過一層喜悅的顏色，他才興緻勃勃了。

沈克調到團部，營裏從戰士到幹部，對這種處理，都有一種好的反映，可是

他自己，見到人還是說：『咱們當思想幹事嘛，那意思是說因為他思想有問題！』

實際，他不能忘記，他調到團部那一天和政治委員的一段談話，——他進去，政治委員正朝着牆上的地圖在想什麼，好半天時間，轉過身來，望着他，政治委員的臉全部是嚴峻的，一隻空的袖子靜靜的垂在左面。他緩慢的開了口：

『你要好好在團部工作！』

隔了半天，沈克訥訥的說：

『我要求……休息……』

『什麼？休息？——我們根本不應該提這兩個字，我們是在鬥爭，不是在休息。』

但，沈克是陷在個人主義的苦惱之中了。他覺得自己負過傷，自己為革命盡過力，一點福也沒享着，革命快勝利了，別打死吧！可是這又怎樣對政治委員說呢？說我負過傷，可是政治委員是連一條胳膊都丟掉了，……他就一點聲音也沒有的站在那裏，他用沉默來反抗一切。政治委員突然走近他，他望見政治委員眼中的光輝十分和藹，熱情，甚至柔聲和他談起來：

『同志，——你負過一次傷，不錯，革命不會忘記你，可是正因為你負過一次傷，你要想一想，你想想，你流過血，……我也流過血，難道我們白流了嗎？現在人民翻了身，更大的勝利就在面前，——還有什麼比革命到底再光榮，你想想



看！」

實際，政治委員並沒有嚴厲的責罰他，而是又耐心又和藹，這打動了沈克的心，在他思想中投了一把火。那以後，他好幾次下了決心，一直跑去找政委，到了門口還在咬牙、生氣，可是每一次，政委態度都是那樣和藹，他也就一下又鬆了勁。加以那時正趕上部隊進行階級教育，展開訴苦運動，政治委員和多數戰士一樣，在訴苦當中，深深回味着自己從前和現在。他覺得這對沈克有好處，一天從連隊回來，就把沈克派到警衛連去，沈克明白：名義上是幫助工作，實際是讓羣衆教育他。他就抱了成見，天天吃完飯沒事，到警衛連院落裏一蹲，人家是訴苦，他是混日頭。人家說：『苦！』他心裏說：『苦算什麼，也值得說。』人家流了淚，他心裏說：『革命軍人流什麼淚。』可是不能不聽，政治委員袖冷子就喊他去『彙報』，——一次，政治委員輕輕嘆了口氣望着他眼睛說：

『革命這麼多年，好像革懂瞭了，原本大家都是窮人抱團結，鬧革命——可是直到現在，聽罷大家訴苦，才這般清醒：我自己是苦人，我帶部隊千千萬萬都是這樣的苦人。』

本來，從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中，大批翻身農民湧入部隊，——他們從前用來受苦的兩隻手，現下拿起槍，這是天翻地覆，一點也不簡單的事。久而久之，沈克也想到廣大農民的苦楚，甚至也想到自己，——他家雖是中農，前十年山東鬧天

災，不一樣吃樹葉，啃樹皮，餓得一張臉上只兩隻眼還有一絲活氣，娘在那以後鬧水鼓症脹死了，還是後來八路軍來鬧減租減息，鬧生產運動，才慢慢變爲富裕中農。人就怕不前思後想，沈克腦筋這樣一開闢，漸漸也就不抱反感態度了。他覺得自己不能忘本，革命這多年難道會跟着富人背後走？從前，自己眼睛在那些洋錢，洋筆，金筍子上轉，就看不見旁的了，這也是自己不好，不過想來想去，一碰上自己疼處，他就不能拔自己那老根子，——那是說不出口的一個生死問題，雖然他自己對自己也不肯承認。另外他還有顧慮：鬧到這樣地步，難道再回到營部去嗎？天天還是行軍，打仗，開會，總結，然後又是行軍，打仗，又是開會，總結，多麼枯燥，多麼麻煩，再說回去又有什麼臉面呢？想到這上，他又煩惱了。因此，他就如同秋天的氣候，時陰時晴，晴陰不定，在他一天又一天，反覆思想鬥爭着的時候，他不願看見政治委員，雖然有時也豪壯的自慰：有什麼就見不得呢！不過總是儘情規避，——可是他差不多天天都看見了政治委員，政治委員就永遠那樣愉快，滿身精力，永不倦怠，在那裏忙碌着，而且生活得那樣艱苦。他幾次到團部，他聽見政委在責備他們的炊事員：『你給我們又弄了一頓好飯，謝謝你，可是以後不要弄了，——我們不能享受，多少農民吃不上飯，戰士也很苦。』又一次，他和供給處長說：『有好的不要往我們這裏送，——送到連隊裏去，你眼睛裏要以戰士爲主，不要只看見首長。』訴苦運動以後，這些特點也就愈發明顯了。政委這樣艱苦

生活，十分的感動了他。而且每次還朝他笑，談話，他知道政治委員在等待着，可是這種等待使他十分痛苦。

這天夜晚，有消息，黎明前要行動作戰。沈克的思想就矛盾到極點了，——走呢？不走呢？必得弄個清爽。——糾纏的結果，他無論如何不願在這裏呆下去，不如乾脆提出「退伍」，以後就什麼問題也不考慮了，是陷坑也就躲這一下吧。他下了決心，立刻向團部走去。

團部窗上，燈光閃閃，人影幢幢。

他立刻停着腳，——他想：政委在那裏工作。

不錯，人們在裏面談話，——討論問題，——政委大聲哈哈笑着，他在——解決問題，電話鈴不時「叮鈴鈴」響一陣，……

沈克望了半天，就要把「報告」喊出口，忽然，一陣冷風蘇的吹透全身，心曠神怡跳了一下，——就像一個人順着又黑又濕的井口往下沉落。他覺得這時只有政委是光明的，他永遠不息的前進，——自己呢？只隔着一層窗紙，就這樣黑暗，「黑暗！」他幾乎驚叫出聲響來，他仔細嚼着這兩個字：「黑暗！」……從腦門上他擡下一把冷汗，……

正在這時，他聽見政委在講電話，然後政委大概跟團長高聲說話：

「好，——一營向團政委要求主攻任務，你記着！一營所以是一營，就因為他

永遠走在前頭。」

團長聲音：「你等着，不會差五分鐘，還有呢，老吳！」聲音裏含着無限熱情與信心。

立刻在沈克眼前出現了他的營部，他似乎看見連隊要求任務的信一封跟一封送到他手裏。一聽打仗，戰士就活躍起來了，連部這一晚不會睡好覺，班長，戰鬥英雄，擠着進來，跑得滿頭熱汗，惟恐旁人跑到前頭，爭去突擊班。然後連的幹部中間爭着誰帶突擊排，爭的嗷嗷叫，……他似乎還在那裏，而且蹲在一道，分享着那英雄主義的快樂，和營長一封封拆着這許多熱情的，戰士筆跡的信，他感到十分興奮，這時自己就該伸手抓着電話機了，因此，站在窗外他竟然出奇的着急起來，爲什麼這樣慢呢？

突然，屋裏又在講電話，他靜靜的聽，政治委員先笑了，隨即嚴肅的說話：

「二營嗎？你們要求主攻，……對，對，我知道，好好鼓勵戰士，忘不了你們。」

二營就是沈克原來所在的營，——他想講電話的可能是副教導員，從前呢？

他不能再站立，也不能再聽下去了，他轉過身急急忙忙走出來，——北斗星冷冷高懸空中，黑夜莊嚴而且冷靜。他經過每間屋，窗上都閃着燈光，他知道所有人都都在爲了這一回戰爭進行準備，只有他自己，……自己好像向另外一個地方走，那

麼黎明一來，……一，二，三，他心裏計算着，還有五個鐘頭，他們就往前走。他就往後走，他就離開他們，——不錯，離開他們，又怎樣呢？——從此部隊上再也沒人理，到後方，後方的幹部，林總還下命令，都要上前線，回關裏，識字班婦女問起來怎樣說呢？……

他忽然對自己說：

「你，仗也打過了，血也流過了，——你這樣下去，你到那裏去？脫離革命，革命還是往前走，你就落伍，就腐化、墮落。」

這時他一次又一次，一回又一回，想到他的營，連，——戰士們在一炕上睡，在一鍋裏吃，在火線上一齊奔走衝殺，你幫助我，我抱着你，他想到自己過去的錯誤，——自己享受，疲塌，沒好好領導部隊，沒好好作戰，自己一個人的錯誤，已經影響多少人犧牲了，……想到這裏，突然渾身戰抖了一下，一股熱辣辣的火，從心裏衝上來，最後每一個每一個戰士英勇的面孔從他眼前飛過，政治委員單臂，昂頭，在滄林彈雨中前進，——「你，真的出去，算什麼人呢？——誰還是你的親兄弟，……」他眼裏一熱，竟落下淚來，他了解自己從前所想的原來就是死路一條，他覺得路應該朝前走，不應該朝後走，他哭起來了。

戰爭一來，政治委員便完全投身於戰爭之中，而把沈克的思想問題暫時忘掉

開始是攻堅，×營的×連，傷亡了一部份，因為緊急情況，立刻又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打援。×連以他們頑強善戰的意志，寫信給團政委堅決要求任務。團長剛剛騎馬從師部趕回來，掀下帽子，一頭熱汗，威嚴的小聲的說：『老吳——決定立刻幹！』政治委員笑嘻嘻把手上的×連請求書遞過去，團長愉快的哈了一聲，轉身就走，政治委員阻止着：『那去？』『去×連——開始攻擊！』政治委員堅決的說：『我去，你來主持整個團的出擊，我們拿下山頭，你們立刻插！』他作了一個迂迴的手勢。——這天，落着小烏拉雨，政治委員口袋裏揣着這封請求書，順着泥濘小路，往他們已經守了一夜的山上走去，而且他帶給他們攻擊南面那一座被敵人佔據的大山的任務。從他們那裏攻擊，一上一下五里地，可是這一次戰爭的全部勝利關鍵就在於能，或者不能，奪下這一個險要的山峯。政治委員覺得自己親自到來，是比一切話還都清楚，他們的任務是莊嚴的。攻擊是下午三點鐘開始的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都被敵人密集的火力打下來了，——可是連隊發怒了，這裏攻不動，從那裏攻，那裏攻不動，從這裏攻，他們一刻不停，頑強的在各處衝殺，他們要不就拿下山頭，要不就不能回來了。槍彈炮彈把那一條山嶺打得烟霧濛濛，什麼也看不清楚了。

政治委員原來從小山上，用望遠鏡在仔細觀察。

太陽西下了，戰事發展到最後一刻，就是說，如果攻不下，他們就要對峙，甚

至此對峙尅壞，因為敵人援兵也許趕來，這一團就吃不動了。他轉過身，把望遠鏡交給通訊員李賓，他的空空的袖子擺動着，他走下小山，又走上大山。跟他來的幹部兩次攔阻他，他也沒看是誰，只把手翻開，照樣向前走去。

六〇炮彈「吭」「吭」在他周圍把土和石塊崩炸着，……但他是鎮靜的，他利用每一次短促的間隙，迅速跑上了山，一直往前走。子彈在他頭上「噠」「噠」刺着空氣，發出一種奇妙的音響，他好久沒聽這音響了，——他奇怪的抬起頭望一望，但他從未停止一下脚步。負傷的戰士在他旁邊地下躺了一溜，都目送着他，沒一個人在這時喊叫一聲。一上去，他就從一個幹部手裏搶了一支匣槍，他現在要帶領衝鋒了，他要用自己的力量，和戰士一齊最後摧毀敵人了，——就在這時，一個人從他身後跑上去，他簡直連看也沒來得及看，——但是他停了一下，他聽見那人在大聲叫喊：

『衝啊！拿下山頭，打垮蔣介石啊！』

戰士們跟在這勇敢的人後面，一湧而上，一下就衝上山峯，——短促的，不過五分鐘吧，肉搏戰，敵人潰退了，戰士們狂熱的喊叫着一直追下去了。——站在山峯之上，他叫號兵吹了一次號，這是通知團長：『山頭拿下來了。』政治委員從後面，順着那到處是敵人屍體的斜坡走下去。山的那面槍聲大作，出擊的部隊顯然按着預定計劃，順利進行。二十分鐘以後，戰鬥結束了。他滿臉是塵土和熱汗，他驕

傲的走到×連的戰士那裏來，他才看清，原來那一個帶頭的人，不是旁人，却是沈克。政治委員在這一瞬之間，他在回想，他沒發覺什麼時候，沈克曾經跟在他的身後邊過。他是每一件事都要思想一下的人，現在他相信是自己那時太緊張了，一心一意只注意着這眼前戰事的展開，他沒注意自己周圍的某一個人，現在他心中甚至暗暗責備自己太緊張了。這時，他仍然像每一次戰鬥之後一樣，他走過去，戰士圍攏上來，他和沈克站在一齊，吸着煙，他笑着小聲說：

「平時我認識你們李四張三，——在戰場上，我可不認識你，我就看誰在那裏完成任務，……」

四七，十二，十四。



## 回家

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九四七年奔襲雙合堡的時候。

那時狂風整日整夜吹着，水就要結成冰了。夜裏，一片漆黑，突擊部隊挑小路，走的盡是些荒山野甸，上山，山枝子鈎衣服，下山，又有不少人落在泥溝子裏，路上岔路很多，拿白石灰粉在岔路上撒了一道線，就沒人往那面走，可是前面走的快，後面跟着呼呼跑，差一步就要拉當子，趕不上，找不着隊伍。

戰士李廣和累得滿身是汗，心裏可高興，從昨天，班上同志就俏皮他：

「老李，這回你到家啦！」

他只含笑說：「幹革命，啥家不家的，隊伍上就是家。」

嘴上雖這樣辯說，可是心裏真盼望着回家。

李廣和自從解放過來以後，好像住了兩個世界，家裏妻兒老小更是一點音信也沒有。乍解放，心裏很不是滋味，只想有一天抽冷子開小差，那時他有一種思想，覺得在國民黨那裏，拿人當牲口待，活受罪，共產黨解放了，就該讓我回家，做房椽子的木料做不了房樑，我原本不是個拿槍打仗的料子。那時他對於回家以後，

赤手空拳，無依無靠還不是再落到國民黨手掌裏，送去當炮灰這種情況，連想也不想，因為他想自己的小兒子金寶想得太厲害了，只想看一眼，就是死了也甘心。他常常約摸着小孩子長大了，只要一想，就瞧見那孩子朝着他笑，他就愈發傷心起來。解放後，他一看編成隊往北走，向押隊的人問問：『到哪兒去？』說到後方去受訓，就弄得他一肚子悶氣，一邊走一邊心裏疊好譜，到後方得想法爭取機會上前線，前線離家總近點，跑也方便些。可是到後方去的路上，走了五六天，就有一件事情吸引了他注意，下晚，陽光燦爛，照着一片綠油油田地，他望見好多人，拿了繩子，木橛子，洋鎬，在地裏走來走去的忙着丈量，他向路旁一個老鄉問：

『修汽車路啊？——看那多好的莊稼都毀哪。』他搖頭，嘆着氣。

路旁那個老鄉看他穿的那身國民黨衣裳就說：

『你真頑固腦袋，當還是滿洲國時勢，這是給窮人分地呢。』  
分地！——窮人能白白的分到地嗎！……

他心下有點懷疑，可是天天看人家這樣分着。

有一天，下雨，他們早早找個屯子宿營了，泥裏水裏走了一天，心裏沒好氣，他趁着左右無人的機會，就悄悄問那頭頂上盤個圓頭髮絡的房東老太太：

『要是一個窮賣菜的，下頓不接上頓，你老看，也能分上地嗎？』

那老大娘把手一拍，高聲說：『你瞧，——張家小鼓，是個窮賣菜的，不是分

了地嗎！」

他一聽眼睛也活潑起來，心裏想：共產黨這件事辦得真是好，我家要是繳到解放區來就好了，可是他明白這是瞎想，瞎想不能解餓也不能解渴，家裏那個要稅的還不是要稅，抓了的還不是抓了，還不是李昆山，皮三打腰，這一想他又洩氣了，兩眼又沒神了。

李廣和在補充團受訓兩個月，就自願上前線了。

這時，他明白了些革命道理，不過，你有你的千條計，我有我的老主意，道理是道理，他無論站崗放哨，打野外，兩眼直勾勾，還是只管想他的小兒子金寶。

跟上隊伍打了兩次小仗，他也沒有開小差，你說沒機會嗎？也不全是，像那回打仗，他跟一班長去抓俘虜，荒草甸子裏，槍一插，人一貓，要跑不也跑了，不過這問題現在複雜起來了，——他自己心對心：口對口說：『等下一回吧，不能難爲班長，班長對咱好。』可下一回又想：『不能難爲指導員。』……有時，把槍抱在懷裏，捲起根黃煙吸，也想：回去也是窮苦，只有把革命鬧成功，大家都解放，——他希望有一天分到地，他就在家好好待弄地，不出來了。經過幾次戰鬥，在部隊上受了教育，他恨國民黨恨得更明確了，——他說他們是『官胡子』『是吃狗奶長大的』『我看有一天這些人得點天燈』，……

夏季作戰，到了離他家五十里的地方。那一夜，他轉磨轉了七八十來次，想

走，又捨不得，他想來想去，心裏油煎的一樣，末了，跑到伙房，看伙房窗上閃着燈亮，就進去找着上士，上士正幫助炊事員在案板上切菜，他流下眼淚來，平常上士跟他感情頂好，上士是關裏來的老同志，這時就問他：

「有啥不痛快？」

他說：「沒啥，——就是捨不得你，……」

上士拉他到裏屋說：「老李，你心事，我知道，——誰沒個掛心的人呢？老李，要不是國民黨打內仗，抗完日，我不是退伍軍人，回山東家，領導個生產啥的嗎！——現在我知道，壓迫人的階級不倒，咱們沒飯吃，努力幹吧，老李，你打仗多打死一個，就能以早二天回家，別說你家在東北，我家在山東，也一樣，早晚是咱們的。」

從這以後，他真的改換了心計，他只要一想起小兒子朝他笑，他就瞄準器對準了準星尖，練習瞄準，準備多打死幾個敵人；作戰也勇敢了，雖不算連隊裏頂出色的，可是槍林彈雨下面，也闖進闖出，輕傷負過兩次——血浸浸流了下來，別人驕他上後方，他說：「冬天拔孔子，刮破不也是這樣？」

昨天夜晚出發，指導員在隊前動員，說是奔襲。

走上路，他一看三星，一對方向，他知道是朝自己家裏走，他就快樂起來。一路經過荒山野甸，別人怕扎脚他不怕扎脚，別人怕掉在泥溝裏他不怕掉在泥溝裏，

遇前面有人拉當子，掉隊，他就在後面咋呼：

『跟上——跟上，……』

『快點走，——快點走，……』

有個脾氣壞的，回過頭揸他一句：『你媳婦在門口等你麼？』

他不好意思的紅了臉說：『我是執行上級命令，怕敵人跑了。』

指導員正在一旁暗處走，聽見這對話，跑上來特別鼓勵了他兩句。

部隊迅速前進，天空原是一片漆黑，後來從東面天邊上露出一條紅線，以後還出的月光跟黎明的光同時交流空中，不知不覺，就閃出矇矓的白色。李廣和的心，跟隨這發白了的天光，突突跳起來，渾身一陣發冷。他展眼一看，但見大地上一片淡藍色冷霧，落了葉的樹林子空落落的，他立刻分辨出左前方的屯子叫陳家窪，離他住的雙合堡還有七里地，——可是，怎麼天亮了連雞都沒叫一聲呢！——一種不好的感覺來到心頭，他覺得這裏好像是一片死地，好像是連一個活人都沒有了，這種感覺，只佔了幾秒鐘，就一下子過去了，因為緊急情況，已經擺在眼前。前邊不遠的地方，響着卜卜的機槍聲，發紅光的曳光彈，像流星一樣一閃一閃的。李廣和發現連長跟指導員從他身邊往前跑，他也立刻跟着部隊呼呼往前跑。七里地，下子跑到了，他一看攻打的正是他家——雙合堡。他望見那土圍子，那炮樓，碉堡，鐵絲網，他就起了怒火，但馬上一想，自己的小兒子就在裏面，這時雙方機槍像潑水

一樣來往射擊，這槍炮子彈打到裏面去，不會落在兒子的頭上嗎？他心裏這樣想，兩手却攔不住別人，隊伍一看見開火就發怒一樣衝上去，他突然發急起來，要打就快打快結束吧！恰好指導員這時從身邊過，就抓着他胳膊說：

「這回要瞧你的啦！」

「怎麼說？指導員。」

「這是你的家，也是你受委屈的地方，你人熟地熟，到家門口還能讓別人搶先嗎？」

李廣和一聽這話，決心就大了，向指導員多要求了幾顆手榴彈，說：「請好好瞧我打衝鋒吧！」

果然，衝上去的時候，打破鐵絲網，是他領先。從炮兵打開的缺口一下子衝進了雙合堡，也是他領先。雙合堡的街是東西街，他却穿小巷子，打破兩層障礙，一拐彎，抄到敵人主力碉堡後面去了，他第三次打破鐵絲網的時候，左手上掛了花，直流血，戰鬥到了最後最激烈的時候了，又是他領頭先爬上去，往碉堡眼裏絮了幾顆手榴彈，把敵人兩挺機槍，整制得啞吧了。

在這一陣激烈戰鬥當中，他倒是什麼也沒想，這主力碉堡一解決，雖然周圍還響着槍聲，可是他朝四處一觀察，他的心事又湧上來了，原來從這裏往左手拐，過一條巷子就是他家，他就對戰鬥組長擺一擺手說：

「你從那面，我從這面，搜索，搜索。」

說完就端着槍往家跑，——這時心裏跟翻箱倒櫃一樣，陳穀爛芝麻，都湊這一時候一齊朝上翻，他無論颯風下雨，在這街上受過多少罪呀，單講那一天，太陽落山了，他賣完菜担個担兒從街上回來，剛到家門口，頂頭就碰上官胡子來抓兵，那當頭的上來，不分青紅皂白，一拳一脚就把他掀翻在地下，喝一聲：「細！」就網起來了，原來這人就是本街鄉紳，偽滿協和會長，國民黨警察所長李崑山的管家網起來了，原來這人就是本街鄉紳，偽滿協和會長，國民黨警察所長李崑山的管家的皮二，李廣和是個直腸子，平常頂看不得這種拍馬溜鬚，吹鬚瞪眼的人，常說人窮窮個志氣，忍不住怒火，想爭吵起來，可是一想全家四口活命，都壓在自己手心裏，也只好服軟，央求：

「老爺，——一家子四口，缺上頓，沒下頓，就靠我一個人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按滿洲國規定也不能要獨子，高抬貴手吧！……」

「什麼滿洲國，獨子——委員長傳下命令，就要你們這號窮棒子！」

這時早驚動了院裏的人，媳婦正抱着金寶在燒火，沾着兩手灰跑出來，老母親也跑出來，頭上還插着針線，她們一看他被網被打，知道出了禍，就哭着嚎着在這當街上，跪了一地，緊抓住不放，不准他走。

可是皮二還管這些嗎，幾鞭子呼呼的抽得金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，這一聲哭叫就像一把尖刀一下子扎在李廣和心上，他急得跳起腳喊：

「要人人在，你打孩子做什麼！」

那皮二冷笑一聲說：「這話有骨頭，那就乾脆點走吧！」就推操着往巷外走。可憐金寶他娘，才二十三歲，跟李廣和結婚四年，只生下一個金寶，眼看肚裏剛懷了第二胎，廣和一走，她們怎樣活得下去？她這時也無法想，只哭着跑回去，順炕頭撈了男人一雙鞋，一面道出巷口，央求：

「老爺！老爺！——叫他帶上雙鞋吧，老爺！」

這時李廣和嘆了口氣，扭轉身，就媳婦懷裏望了一眼金寶，金寶兩顆小眼滿含淚水望着他，他哭了，……

現在端了槍往家跑，不想還可，一想起來還忍不住五臟六肺都要爆炸似的，可是走到家門口，他楞住了，——他尋思：走錯了嗎？不會呀！家呢？……他又向四處觀察了一下，——一點都不錯，是這個地方。家門口的門可沒有了，進去一看，滿地長滿蒿草，給霜打得都發黑了，一垛山牆給雨淋得坍塌下來，窗戶上沒了木框，他大聲喊：

「金寶他娘！」「金寶他娘！」

沒人應聲。

這時，連四下裏的槍聲都沒有了，一片沉靜，只風吹得屋簷草唿唿響。完了，他的心一下子冷下來了，他跳進屋，裏面也是坍塌的土堆，長滿青草！



——這時李廣和瞪着兩眼站在那裏，他腦子裏又想起他的小兒子——朝他笑，朝他招手，……

不知不覺之間，一陣狂風，天空裏飄起頭場雪。

李廣和仰頭看看，把牙一咬，腳一踩，轉過身，失魂少魄的往外走。遠遠街上有集合號聲，他正走着，突然一個人從背後跑來一把抓住了他。

他「呵」了一聲，猛回過頭去，原來是戰鬥組長。戰鬥組長在戰鬥緊張中，把李廣和家在雙合堡這件事情忘掉了，就半開玩笑說：

「你搜索到那兒去了？我當你貓在那家犯紀律去了呢！」見他未答應，組長認真的稱讚他「你這回作戰真有辦法。」他還是沒答應。

兩人肩並肩走着，組長見他一聲不響，看他一眼說：「怎麼，吓掉了魂哪？」這時，已經來到街上，滿天空白漫漫飛舞着雪花，寒風吹得透骨，街上擠擠碰碰來往着不少戰士，有的是通訊兵在收敵人電話線，戰鬥兵忙着在收集勝利品，衛生隊在救護傷兵，大家都在寒風、冷雪下面走着，不過別人都是從外往裏冷，李廣和却是從心裏往外冷。

兩人踏着雪走了段路，突然看見迎面來了一個討飯的瞎眼老婆婆，披散着白髮，滿臉污泥，穿着破爛夾襖，一手拄了一根棒，一手探在前面摸着，急急忙忙在人羣中間擠來碰去，她不要飯，她却在高聲怪叫：

「老總！——你們是哪裏來的呀？——你們是哪裏來的呀？」

隊伍上戰士正忙着，誰也沒注意這個討飯的，可是李廣和一聽這聲音，臉一下就白了，立刻跑了上去，叫了聲：

「媽！」

老婆婆看不見叫的人在哪裏，丟下棒子，只管伸出兩隻手在面前亂摸。

李廣和拉着母親的手說：「媽，——我在這裏。」老婆婆仔細摸着他的臉，才叫了聲：

「是廣和呀！」

她就一頭栽倒在地下，昏迷過去了。

戰鬥組長站在一旁，突然之間，看着這母子倆相會的慘狀，眼角已經冒出淚珠；這時就上去幫李廣和把母親抬了起來，沒走幾步正遇到連上衛生員帶着一副空担架匆匆走過來，組長就把他們攔着，把老婆婆放在担架上，抬起走。李廣和把身上棉軍衣扒下來蓋在母親身上，組長也把棉衣扒下來蓋在老婆婆腿上，他們就相跟着到了臨時紮紮所。

他們進紮紮所，正碰上指導員出紮紮所，指導員十分關心的問李廣和：

「怎麼，你負傷了嗎？」

李廣和仰起頭，他的兩眼充滿憂傷。戰鬥組長抬着担架幫他說：

「這是他的老母親。」

指導員這時猛想起李廣和的家在這裏，趕緊說：「快抬進來！」他自己也跟着回到裏面來。屋裏面有十來個傷號，等候着上藥，繃紮，大家聽說是家屬，都忍受着疼痛說：「先給老母親醫治吧！」經醫生注射了強心針，老婆婆漸漸甦醒轉來，一醒來就要廣和，——李廣和跪在床前，她摸着他的臉，她說：

「孩子，我對不住你，我沒保住你媳婦，……」

「媽，先不說那。」

「不，廣和，我要說，我說了你好記住，——你去了沒三個月，那些個官胡子又來了，硬說你打隊上開小差跑回家來，——說我們娘兒們把你窺藏起來哪，——把鍋盆碗灶砸得稀爛，後來，那狠心的狼啊，說交不出大人就把孩子帶走，我說廣和沒下落，就剩小寶是李家後一代之了，……那鞭子，棒子像兩點一樣下呀！——我說我去，人家說要你這老棺材瓢子幹什麼，末了，實在沒法哪，媳婦站出來說：「娘！我去吧！小寶往後靠你老……」我怎看得她走，她哭得淚人一樣，他們死拉活拉把她拉走，媳婦臨走回過頭跟我說：「你老告訴他，我活着是他的人，……」家給區長剿了，把我撵出來，——後來有人說那時候你在隊上，你沒開小差，……」

這段話說得指導員在一旁忍不住他的憤怒，鼓起兩眼。李廣和記起來，他被抓

走的時候，媳婦剛懷下第二個孩子，沒好營養，臉黃歪歪的，穿着件破短襖，現在她好像就立在眼前望着他一樣。這時，他看全班同志得到消息都來看望，他紅着兩眼站起來問：

『媽——孩子還有嗎？』

老婆婆說：『跟我走。』就掙扎起來。

全體戰士跟了李廣和扶擁着老婆婆出來，在雪地裏走了一段路，走到一處破廟後面找到一間小棚，在裏面找到一堆草，在草裏面翻出睡熟了的金寶。李廣和把孩子抱起來，指導員把棉衣給包裹了，——李廣和看到孩子，就像看到孩子的娘一樣，心裏有幾句話想說，眼淚忽的一下流了下來。

這時外面一片人聲嘈雜，他們出來一看，地上撒了一地大豆高粱，一批批穿得襤褸不堪的老鄉們，從東往西的肩頭上扛着糧袋，從西往東的挾着空口袋，都急急忙忙，嚷着叫着。這些人是到東頭去分糧，原來這一帶老百姓，還沒到冬天就連糧也吃不上了。國民黨早把家家戶戶糧食搜劫了來，像山一樣堆在東頭偽滿倉庫裏。天空上雖然緊緊狂吹着北風，飛舞着雪花，整個雙合堡却像死人復活，又忽然的活躍起來了。順着街，到處一片喊聲，一片笑聲，……指導員帶着李廣和抱了兒子，戰士們扶了老婆婆，從人堆裏擠出一條路，回到連部宿營地來。李廣和母子團聚這件事情，立刻到處傳播開哪，周圍二三十里小屯子裏，都在紛紛議論：『要不是八

路來，那奶奶跟孫子也過不了這個冬天。』『可是廣和要不參加八路，這冤仇永遠也不得報啊！』……

老婆婆在連上訴了幾天幾夜苦也訴不完，年老眼睛，究竟不能總是在連上住，再說連隊遲早要開拔。

第三天，民主區政府把兩間官房子，指定給李廣和安家。

安家這天十分熱鬧，區政府發了救濟糧，全連戰士在連長、指導員指揮下進進出出，砍柴的砍柴，担水的担水，燒火的燒火，煮飯的煮飯，立刻把兩間房子弄得暖騰騰，鬧攘攘的。李廣和這幾天心情變化很大，時常想起金寶他媽，——不知下落？不知死活？一個人在灶火前低頭燒火時哭了兩回。現在，眼看着裏裏外外，全連同志，你來我往，街坊鄰居，有跑五六里地，來看李廣和安家的，也是出來進去滿面堆笑，他的心自然暖和起來了，心想：無論在哪裏，自己也沒像今天這樣，被人這樣尊重過，於是幾天以來嘴上第一次帶了笑容。他們正忙得熱鬧的時候，忽然聽見遠遠吹着鎖呐，敲着鑼鼓朝這裏來了，李廣和走出來看，只見遠遠一羣人走近來，才知道原是區長親自帶領着一班吹鼓手，來給他掛軍屬光榮牌來了，牌上寫着他的名字，還拿綵紬繫了兩個綉球穗子結在牌上，李廣和這時像是一瓶熱酒喝下肚，不知怎樣是好。

區長是個二十幾歲和和氣氣的人，親手把牌子給釘在門框上面，然後走進來

問：

『哪一個是家主啊！』

李廣和向前走了一步，向區長敬禮。

區長慶賀他說：

『農會組織起來，再討論分地給你，區政府先派人輪流來給老太太挑水燒飯。』李廣和站在那裏，兩手只管在膝蓋旁抓着褲子，却說不出話，他在想：——這是做夢嗎？在江北的時候，一路看到要分地，分地，那時還問過人家：『窮賣菜的也分得到地嗎？』沒想到，這一天也落到自己的頭上來了，……他歡喜得笑着臉迎進區長，又笑着臉送走區長。天快黑了，金寶坐在炕上吃戰士們給他燒的土豆子，一羣戰士圍着他玩耍，這時，街坊四鄰，也都道完喜，各自回家去忙着燒下晚飯去了，老太太穿着從李崑山家分來的古式青緞棉襖，坐在熱炕頭上，聽着裏裏外外一片歡笑聲音，心裏一難過就對李廣和說：

『廣和，什麼都好，就是不知媳婦在哪受罪呢！……』說着又掛下眼淚。

李廣和一皺眉頭說：『媽，別提這件事吧。』實際他心裏正刀扎一樣難受。指導員一看這情況，就走上去安慰着說：

『老大娘，你別憂心，我們已經請示了營部，決定把李廣和留下照看你了。』李廣和一聽這話，臉一紅，忽然兩道濃眉往上一豎，撥轉身對指導員說：

「指導員，——你說的這是啥話？你看我這筆賬就算算完了嗎？」

指導員勸說了兩三次，李廣和堅決的，一夜也不肯留在家裏。他臨走又把金寶抱了抱，在金寶臉上緊緊的親了親，就跟同志們一道回連隊宿營地去了。誰知半夜來了任務，天似明未明，雪還紛紛的下着，部隊在雪地上踩出一片噠噠噠噠的聲響，雙合堡的老鄉們還在熱炕上睡覺，隊伍却冒着大雪寒天出發往瀋陽那個方向去了。李廣和經過這次事情，不常說笑，也不常抱着根小烟袋蹲在灶坑前想心思了，當他跟隨隊伍走出雙合堡東門，往南拐的時候，他最後回過頭來看了一眼，雙合堡街上，幾處房頂冒出一捲一捲淡青的烟，鷄聲也在這時從雙合堡街上傳來，隊伍就一刻不停的向南開去了，……

## 戰鬥的旗幟

——共產黨員曹緯的傳記

### 一

我在這裏要記載的，是一個戰鬥英雄、一個模範政治工作者、一個優秀的中共黨員的事跡。從他這一個人，我們可以知道人民戰爭燦爛的光輝是從哪裏來的；我們的同志們在火線上是怎样戰鬥，——他們帶着多麼驚人的思想與熱情，在那最危急關頭上以一身而決定着一切（勝利還是失敗），在戰火紛飛之下，你會感覺他們的血肉之軀，不是血肉之軀，也不是普通所謂『鋼鐵之軀』，而只是一句話：中共黨員的優秀品質，無產階級的硬骨頭。曹緯就是這樣人物，他是山西隰縣人，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，身材魁梧，二等殘廢，他愛惜的是一把匣槍，部隊的光榮和勝利，他的戰鬥熱情無一時刻不像火焰一樣旺盛，你只要想一想：——肥牛屯冰天雪地裏，他流着血，反覆十六次衝鋒；新站攻堅，他打進城被敵人火力切斷，他在火焰四起的房子裏孤守一天一夜，擊退敵人無數次反衝鋒，你就明白，對於這樣的



人，我們只有拿 A。托爾斯泰那句話來形容：

『你一眼看去，那簡直就是戰爭之神啊。』

他在艱難困苦戰鬥中表現了卓越的品質，從他自己所寫的幾句話中可以看出：  
『我對戰鬥中的幾點感覺：一，完不成任務，受到批評，屢次叫上級督促，命令下了，強調困難，是種恥辱的表現；二，不管什麼情況，傷兵丟掉，讓敵人刺殺，革命同志是極大罪惡；三，部隊情緒不高，我覺得打勝仗好像沒有把握，所以在每次情緒不高，有問題，我總得想辦法；四，討厭驕傲的人，喪功，走上層路線的傢伙。』

關於他的來歷，那是十分重要的，但也只需要兩句話：他是抗戰時期山東敵後戰場一面戰旗——何萬祥英雄連隊的政治指導員，在東北從秀水河子、肥牛屯、金山堡、保衛四平、新站拉法，一直到去年夏季攻四平，在突擊隊裏，無一次聽不到他熱情鼓舞的聲音。

## 二

現在，讓我們回憶到那歷史上艱難的時代吧！我們剛剛到達東北，大風雪飛滿天，人民還沒翻身，我們馬上進入戰鬥。

如果說：一個共產黨員在法庭上、在火線上受嚴重考驗，我常常想：戰爭不是在勝利的時候，而是在天空似乎還黑暗的時候，還在奮戰苦鬥的時候，也正考驗一個英雄的品質。曹緯在這樣的時候，表現出一個百折不回，忠誠奮發，不顧一切，向前衝鋒，而且愈是困難，他愈覺得這任務是光榮的，而微笑着向前衝鋒。

秀河水子，是東北自衛戰爭的第一戰，發生於一九四六年二月。那時，曹緯是二連——戰鬥突擊連的政治指導員，黎明即將到來了，他們接受攻佔北嶺的任務。像每次作戰一樣，任務一來，他下定了爲黨犧牲的決心，他要求連長組織火力掩護攻擊，他自己跑到突擊排去。敵人在北嶺上建築了工事，集中炮火，把這一帶打得到處冒火。他已經幾天沒睡覺了，他親身跑向陣地前面，——戰士們的眼睛跟着他轉，一面喊：『指導員，你太冒險了！』一個通訊員出來阻止，不准他到前面去，但是爲了黨給予的光榮任務，他預先料到在生疏地帶作戰會受多麼嚴重的損害，他堅決跑到最前面，去視察了地形，親自動手佈署了隊伍。他這一種站到戰士前面的英雄行爲，立刻起了這樣一種作用：它像一根引火線，燃燒起來，燃燒出全部勝利。戰士們的情緒沸騰了，他立刻帶着這樣情緒的戰士去攻擊了，衝鋒道路上，他不斷鼓舞大家，——誰都知道，他是一個優秀的戰場鼓動家，因爲他不只憑口，他首先憑他英勇果敢的行動，而後掌握着羣衆心情，在關節上，他的話，就變成不可遏止的力量。當他們接近了北嶺，他熱情的高喊：『快到了，——準備好手榴彈啊！』

原來他的佈署迷惑了敵人，他以一個班在正面攻擊，暴露目標，把敵人火力全部吸引在正面的時候，而曹緯出敵不意，以兩個班沿着雪山，從側翼堅決無情的主攻上去了。這一次戰爭就像這一位指揮員的性情一樣，又快又猛，黎明還未照臨，一排手榴彈炸在北嶺上頭，曹緯佔領了北嶺。兄弟部隊從四面八方進攻，秀水河子一場激戰，殲滅了國民黨十三軍三個營，在東北，人民聽到第一個歡騰鼓舞的勝利。

二月裏，敵人進一步向撫順瘋狂進攻。那時大雪下得呼呼的，是東北最嚴寒的季節，我們的裝備十分困難，沒有棉鞋，沒有大衣，但是二連接受任務後，全連十分興奮，曹緯跑到營部表示決心：第一，有犧牲決心；重傷不下火線，第二，一定把戰時政治工作做好，第三，親自帶領一個排，並不妨礙全盤政治工作。他的堅決的意志，影響全連情緒火一樣騰空而起。在紛飛的大雪裏，連夜向肥牛屯進軍，出發前全連一致公決：『爲保證東北人民的利益而戰，不完成任務不回來。』曹緯和他的英雄連隊，忍受着極端寒冷，埋伏在雪嶺上的梓羅裸子裏面，準備痛擊敵人。這時曹緯的心是如何激越的躍動，而他的眼睛又是多麼鎮定的望着前方，曹緯首先發現敵人從南山下來了，他緊急的對自己戰士們說：

『這個嶺上有戰鬥啊！敵人往我們這裏衝，堅決打下去，要猛呀！』

他又發現，敵人停止在一定距離的地方，佈置火力了，馬上提出：

『敵人不動我們不動，敵人來要，叫他死在陣地前面！』這句話及時、有力

成爲一個誓言，它立刻穿過每一個戰士的心，成爲全體的誓言，這句話——五分鐘後，就成爲以血與生命爲代價，而出現的驚人的實際行動。雪密密的落着——空中莊嚴寂靜得一點聲音沒有，但這是戰爭要爆發之前的寂靜，這寂靜是壓迫人的，曹緯利用這一刻時間，在陣地上順着梓羅傑子跑着提醒大家：『把炸彈蓋揭開，槍上刺刀，頂門火準備好，不要暴露，同志們！聽我的命令，叫衝就衝，叫打就打呀！』

先是一顆六〇炮彈飛過來，而後一顆緊接着一顆紛紛飛來，而後子彈叫嘯起來了，複雜的戰鬥的聲音立刻響成一片，面前雪塊炸得到處紛飛，一團團黑印子留在炸彈坑上。敵人一個營趁火力掩護向這面山嶺上衝鋒來了，緊張的戰鬥開始了。曹緯却沉着的兩眼一瞬不瞬望着走近來的敵人，他好像僵硬了，不發一槍，不扔一顆手榴彈，老戰士趙樹強、高維德都在悄悄的交頭接耳囑咐新同志：『到時候跟我衝呀！』果然敵人喊着殺聲奔跑着衝上山嶺來了。曹緯看看時機已到來，猛喊：『刺刀，手榴彈，衝呀！』機槍班長早就忍耐不住了，這時首先端起機槍一摟槍機掃死當頭五個敵人，戰士們跳起來反衝下去，一時殺聲、槍聲、炸彈聲響成一團。曹緯和戰士們一齊衝下去，親手打死一個抗機槍的，他奪得機槍，敵人潰退了。敵人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四次，……向這雪山上猛衝的時候，曹緯的頭部負傷了，血流下來，他不會爲自己的血吓倒，就和不會爲旁人的血吓倒一樣，他還是高喊着：『守

任陣地，打垮敵人！」他依然如故在奮勇作戰，火線上，每個人都被他頑強意志所感動了，他在陣地上像一面突突搖動的紅旗一樣，在這小小雪山上往返進行十六次反衝鋒，任憑敵人怎樣兇猛，曹緯的戰士立着腳，就是一步不退，展開一幕驚人的場面：趙樹強大喊：『堅決把敵人打下去守住陣地，三營隊伍增援快來了。』高維德衝到離敵人五、六米遠時，他說：『炸彈不能打了，和敵人拚刺刀。』他說着便用刺刀殺敵人。子彈快完了，機槍班長趙大勝說：『不要緊子彈打完了，把炸彈掏出來，反正步兵不能撤，咱們也不能撤退。』臧家禮說：『敵人佔領了我們的小地堡，把它拿回來。』接着一個衝鋒敵人垮了，地堡真到我們手裏。袁世本負傷流了血，他告訴連長說：『我身體沒關係，你們堅決打，請告訴指導員別忘了我是戰鬥模範。』勇士趙樹強、劉紀太、魯緒樹、高維德、王新之每次反衝鋒都跑到最前面，追擊敵人，二排長王國英負了重傷，他還在說：『二排同志們，堅決衝鋒，把敵人打下去，陣地不能失守。』他告訴副排長說：『二排兩個班你多照顧一下。』副班長谷長勝帶領一個組打垮敵人幾次衝鋒，他負了傷，還鼓勵大家，堅決不坐担架，咬着牙走下去。敵人反撲到第七次，連長李景雲告訴一排：『二排已經繳了敵人的機槍，你們趕快增援上去，打垮敵人。』一排在密集的火力下，展開了更頑強的反突擊。三排長葛秀甲看見敵人上來，有力的向大家說：『上好刺刀準備好手榴彈，跟我來。』自己跑在最前面，一連打垮敵人三次反撲。一班老戰鬥英雄組長李

步昇，帶領本組每次衝鋒在前面，班長負傷了，他自動代理班長，指揮全班，敵人來時，他發口令打排子彈，敵人上來就打手榴彈，一連把敵人打下去五次。敵人的屍體擺在我陣地面前的已有四、五十具，他負了重傷，同志們去拉他，他說：『你們別管我，趕快消滅敵人。』敵人的炸彈在他身邊連續爆炸，他輾轉在薄土狼烟裏，還不斷高呼：『衝呀！』他直到昏迷也在鼓動部隊前進。一排與敵人殘酷搏鬥，這邊陣地還有連長通訊員和三個傷員，而敵人即拼命衝來，連長對負傷的葛秀甲說：『三排長，你是支部委員，是你說話的時候了！』葛秀甲和負傷的范維德，盧培榮，還掙扎着各打了一槍，加着連長一條卜壳槍，三個傷員把敵人打了下去。三排跑着上來，七班長劉宗山叫喊着：『拿出手榴彈，跟我來！』率領全班衝上前去，由膠縣解放過來的鄧玉廷衝鋒在最前面，單獨越過一道土坑，一片開闊地，插到敵人的縱深處，和敵人拚刺刀。曹緯在這一場驚天動地血戰中，始終是一面旗幟，把敵人打退了，他看到許多傷員倒在雪地上，敵人火力壓頭蓋頂的封鎖，担架隊上不來啦，他就動員：『往下爬呀！滾呀！頑強呀！』——在最緊張的時候，部隊裏的槍打得混亂了，曹緯就跑到連長李景雲跟前來，噙噙着愉快的喉嚨說：『你不是學過射擊嗎？試一試呀！』李景雲也是一個戰鬥英雄，他接過槍來瞄準一槍，那面一個敵人撲的翻身倒下不起來了，曹緯就高喊：『瞄準呀！——瞄準呀！』遠了槍打，近了就扭在一齊，撲來撲去，敵人十六次衝鋒，十六次被堅硬的反擊下去，最

後敵人把一堆堆死屍遺棄在曹緯的面前，滿天滿地的積雪都閃着白光，如同嘲笑敵人，而空中的雪好像給這場激戰驚嚇，發呆，不落了，敵人終於在他面前潰退了。

春天，東北的冰雪遲至四月才融化乾淨。

這時，曹緯的臂上瘡口復發。原來他的左臂還是在山東石溝岩戰鬥中殘廢了，沒有痊癒，肥牛屯作戰頭部又負了傷，他就到衛生隊開刀治療。不久，在四平廬開震動世界的英雄保衛戰，——勝利消息不斷傳播出來，鼓舞了傷口未好，身體尚未復原、正在休養中的曹緯，他悶在衛生隊裏，很不舒服，他渴望戰鬥生活，他想：『去！從新完成光榮的戰鬥任務！再去發揮勇猛果敢機動精神，再去多繳獲，多俘虜，再打幾個反衝鋒，為黨再建奇功，為人民再出力，輝煌戰績再記上幾頁！』他即刻回連隊，——回到二連控制趙家溝的陣地工事裏，敵人三次在猛烈炮火下向二連陣地上發動衝鋒，他下決心：『你來我就撲你，——你要強攻，我要堅守。』他就不顧疲勞和戰士們在一齊，不但把敵人打退回去，特別是從四平轉移的時候，二連擔任掩護，——一個連接替一個團的陣地，面對數倍之衆的敵人，一日之間，幾千發炮彈把工事紛紛轟塌，可是他親冒炮火，站在最前面，不准敵人向陣地前進一步。

經過漫長的轉移的道路，隊伍向東，逾過了松花江。六月，新站戰鬥時，團裏却已經下令調曹緯到團政治處擔任組織幹事，因此連長李景雲對他說：『你是團部的人，你願在那裏在那裏吧！』但是曹緯不是迴避戰爭的人，而是如飢如渴的等待戰爭的人，他們一齊打進新站。在黨的支幹會議上他說：『我帶突擊排。』連長李景雲在燈影下把錶解下來交給營長說：『先給我保存吧。』曹緯到廚房收拾好手榴彈，通訊員知道他愛用手榴彈，也多裝了幾個。一夜下雨，泥裏水裏，趕緊衝上去，十分鐘打開突破口，打進新站，他不管鐵絲網，堅決衝進去，衣服，臉都掛破了，——這時，他們佔領了十來間房子，幾面受敵人側射，他們衝進去以後，受敵人封鎖，和外面部隊斷絕了，——在這緊急關頭，連長李景雲犧牲了，曹緯自動代理了連長。在這時候，天却明亮了。敵人六〇炮把房子打着了，燒起熊熊烈火，機關槍緊急封鎖着，飛機飛來飛去作着奇怪嘯聲，……愈是在千鈞一髮的危機關頭，愈考驗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品質，——堅守，前進，絕不同顧，這就是曹緯的信念。火愈燒愈大，房子燒沒了，憑據着牆，牆倒了，憑據着倒塌的磚堆。磚堆炸散了，憑據敵人的工事，射擊着不退。這時，曹緯從炮火下爬向前面去，一瞬之間他到了



最前面，三個勇敢的戰士，跟他在齊，他有計劃的把主力隱藏在後面了，他鼓勵一個戰士從後面把手榴彈一次又一次運上去，他一俟敵人進攻到跟前，就把手榴彈打了出去，機槍班剩下一個射手了，臨時請一個老百姓給壓槍子，射手看見曹緯在射擊，他也不停的射擊，從上午打到下午，子彈打光了，——地面敵人槍聲這時發動了攻擊，天空敵人飛機向下投降降落傘，開始曹緯望着那白色的一朵一朵花似的往下落，他以爲是降落傘部隊，這時，顧上還得顧下，情況十分緊張，戰士們有的吃不住勁了，恐慌侵入到曹緯部隊裏來（這又是一面情況），曹緯當時下決心，告訴排長注意地面敵人，堅決打下去，他自己抓了一挺機槍，——降落的要是傘兵，他不等敵人掃射，衝鋒，就先消滅敵人。誰知落在面前一片開闊地上的不是敵人傘兵，是一箱箱子彈，他歡喜得跳起來，『不是正沒子彈嗎？』他就派人把子彈從火線上搶回來，裝上再打。天空不時落着雨，房屋已成一片廢墟，他們在火焰之中，在泥雨裏面，忍飢耐渴，頑強苦戰，這一切艱難，危險，在堅強無比的曹緯身上，是沒起一點影響。天黑了，他們希望天黑能送上飯來，結果還是沒有，可是，在曹緯不斷的鼓舞之下，一個一個戰士還是生氣勃勃，他整頓整頓組織，向敵人發動攻擊，——又進行一夜激戰，我們的部隊從各個方向突破，攻入新站。曹緯帶着部隊向中心大街挺進，攻擊敵人，扔了許多手榴彈，不能攻下來，最後他爬上屋頂把開花彈投進去，敵人終於支持不住而崩潰了。在一九四六年，由四平轉移以後，一直

到新站拉法一戰，沉重的打擊了敵人，殲滅敵七一軍一個團，最後停止了敵人的瘋狂進攻。戰鬥結束了，曹緯洗洗身上的血跡和泥斑，他到團部政治處去做組織幹事去了。

#### 四

一個英雄在戰鬥火焰中成長，一九四六年全師的羣英大會上，曹緯被列為第一等戰鬥英雄。在會議上，同志們這樣介紹曹緯：

『他表現出對黨的無限忠誠，參加的戰鬥很多，無法統計。』

當然，對於一個完整的人物，對於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，我追求的是比這更清楚的，是他思想發展的路線。因為我知道曹緯是一個知識份子，但鬥爭的實際把他鍛鍊成爲一個堅強的布爾塞維克。在我研究他留給我們的一部分思想自傳時，我發現，他是不斷與自己的個人意識展開嚴格而激烈鬥爭的，正因為如此，他是一個有血有肉，有思想有情感的真實真實的人物。思想自傳記載他一九三九年初入伍時情況：『……：梁同志給我看「解放日報」，張同志借三本書給我秘密看（「怎樣做一個C P員」等）……：乃參加八路軍，……：參加隊伍即當宣傳員，又被選爲分隊長，很樂，積極，……：四〇年四月隊伍向魯西挺進，一天七八十里，我掉隊

了，別人說話我受不了，又影響情緒，冷熱病厲害，工作情緒，時高時低，……」他自己立刻嚴肅的批判這時的理想：「剛入伍熱情，虛榮，故情緒高，埋頭苦幹，增加了一些知識；不斷地受表揚，風頭，提高個人信仰；驕傲自大，上升發展自己，輕視別人，管理軍閥（主義）；受到批評不服氣，外表老實，想爆發；虛榮心受到挫折，懷疑組織，情緒低落，冷熱病。」到山東敵後戰場上，他被調作連隊副政治指導員，他寫：「乃是盼望很久的，積極，工作有了新發揮。」從此他與康國革命鬥爭實際結合，與戰爭實際結合，與羣衆密切結合，他寫道：「贛榆（四三年十月）下來，在大櫛又遭敵襲擊，指導員負傷，就剩下我和何萬祥，工作積極，加強。」他發展、進步的道路是驚人的迅速的。——因為他的思想鬥爭是嚴格而激烈的，從此他經歷民族戰爭與自衛戰爭兩個階段，他三次負傷，他成熟了，成爲一個優秀的階級鬥士，他不是以單純的勇敢，而是以高度的階級覺悟、與羣衆密切聯繫，從每次火線上取得勝利，而且他在任何工作戰線上都能贏得勝利。團政治委員李際太同志告訴我：「他在團裏當組織幹事的時候，下去了解工作，別人兩天了解不了，他一天了解得很豐富，回來彙報，有條有理，這很刺激了當時其他幹事和股長，」就因爲他熟知戰士心情，他一下子就能與戰士打成一片。當我在×團訪問他親密戰友陳先覺時，他把曹緯的作風歸納在如下幾句話裏：「雷厲風行，大膽激辣，戰鬥上身先士卒，頑強勇猛，有力鼓動，生活緊張、愉快、艱苦、樸素。我相

信，只有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，爲自己鍛鍊出這樣優良的人物。

## 五

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勢，我在四平前線過了一段戰壕生活，每天每夜，在我眼前展開空前未有的兇猛、激烈的戰鬥。——我知道很多我所熟知的人，正在那火海裏往反搏戰，曹緯也在裏面，曹緯那時是×團二營的教導員。後來我在秋雨連綿的時節去訪問×團，一個夜晚，在我的炕桌上點着一盞油燈，團政委李際太同志和我說起曹緯。

「五點鐘接到任務，我同後方指揮所向前進，那正是敵人大炮、飛機最活躍的時候，我們還耽心二營上不來呢！沿着交通溝，九點鐘運動到楞羅林子，原來二營的任務是二梯隊，準備打縱深。」

「三營打突破口，紅炮樓，水深，過不去，沒有成功，師裏來命令：『無論如何一點鐘打開突破口。』已經午夜十二點了，時間促不及待了，——堅決改變計劃命令一營打突破口，——這時敵人密集山炮、八一迫擊炮、六〇炮、機槍造成一片強有力的火網，這時團長下令給二營：『一營突破二營立刻向縱深發展，一營突不破二營按着一營道路打開突破口。』這時二營就從身邊黑暗中開向前去。」

「我們團部在一個小地堡裏，叫了曹緯進來。」

「曹緯進來，提着匣槍，帽子歪戴着，他彎着身子，抬不起頭。」

「我說：『二營無論如何得突開，突不開你帶着突——，你看師讓我們考慮，黎明還突不開，二團三團都擠在這口子上，全師遭飛機大炮殺傷，不得了，——突到最後一個人也要突！戰士突不開組織幹部突！』」

「我的聲音是嚴厲的。」

「他面色一下變了，他那英雄勁兒上來了，吭一聲站起來：」

「『好，我是共產黨員，——我堅決完成任務，我帶六連衝，進不去，不回來見首長，首長握握手！』他和團長和我都熱烈的握了手，我當時說：『祝你們勝利！』他一扭身就衝出去了。」

「六連已經上去了，他很快擠上去，他喊：『我帶你們衝！我們打突破口，爭取四平模範連呀！』戰士們一個傳一個說：『教導員帶我們衝。』六連指導員劉振海立刻對副指導員說：『我帶突擊排，我的代理人是你！』二時士氣鼓動很高。他們上去，炮火正急，一營已經打開突破口，曹緯一上去正遇上敵人反衝鋒來爭奪突破口，他立刻率領六連打下敵人，他站在突破口高喊：

「『三連同志不要慌，六連來協助你們了。』」

「佔領紅房子繼續前進，發展到四平市內，控制了殺豬場的房子，這時天已黎

明。這時四連五連相繼上來，他立刻組織全營分二路衝上去，打下第二個地堡，繳了一挺重機槍，兩支衝鋒式，捉到十一個俘虜，佔領一排樓，再向前是開闊地，地堡，再過去就是六馬路，一片大洋樓了，這時我們團部已經上來，在突破口地堡裏，天將明了，——他呼呼的跑進指揮所來，兇裏兇氣的：

「報告，六連打下一排樓，往北打白大樓，沒別的要求，給四平模範連！」

「我們說：『好。』」

「他轉身就走，——通訊員在交通溝裏看着他都說：『你看教導員多好！』」

「曹緯回去馬上組織攻擊，二十分鐘時間裏，我們聽到前邊咕隆——咕隆兩包炸藥響，不久曹緯派通訊員來報告：『六馬路七馬路口的大樓拿下來了。』這座樓是當天所佔領的第一座樓，如不佔領對全師影響都很大。」

「白天了，敵人飛機掃射，榴彈炮打，——一炮把我們指揮所打亂了，——統計幹事當時就犧牲了，……」

「這時曹緯帶着一個連英勇的向敵人陣地插進去了。」

「我們考慮受敵人側翼射擊的危險，叫他停止在大樓那裏。」

「剛出太陽，營長副營長，都給炸昏倒到指揮所去了，只有曹緯在這裏。敵人很快向六連陣地組織火力反擊，一陣山炮打一團黑烟，八架飛機也一齊昂着頭飛過來，同時，三輛裝甲車，三百多人來衝鋒了。火線激戰中，曹緯在樓上，奮勇高

呼：「沉着點，堅決把敵人打下去！」「只准前進一尺，不准後退一寸呀！」這時戰士們紛紛響應把裝甲車打毀，三百多敵犬停止下來。曹緯從樓上看見敵人運動，他就拿步槍從窗口——一槍，一槍，向敵人射擊，——就在這時，一顆子彈打進肺裏，他很快就犧牲了，……」

## 六

曹緯光輝燦爛的生活，開始在火線上，結束在火線上了。

但，今天，我們都看見了這一鮮明無比的事實：我們在勝利着，去年夏季攻勢，正是東北戰局轉折點，從那以後在廣闊的中國人民戰爭戰線上，曙光照臨着我們。我們將牢牢記着，勝利是從艱難困苦當中生長出來的，是成千成萬人民鮮血與生命所創造的，是無數優秀的共產黨員，堅強不息，前仆後繼，衝鋒在前，退卻在後所創造的。無數曹緯式的英雄在生長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他的名字永遠活躍在全軍心目中。在他遺留下來一本紅色封面「戰鬥英雄紀念冊」上寫着：「打破個人利益，服從黨的利益高於一切，以愉快的心理為黨積極埋頭苦幹，隨時準備犧牲自己性命，貢獻於偉大的革命事業而奮鬥。」我看看這一行字，——我又看到他那活躍的眼光，我又聽到他那堅定的聲音。他留給我們沒有旁的，留給我們的是一條路，他

留給我們是一條沒有走完的路。

讓我們記着：

「我偉大祖國那一天能由黑暗轉入光明，我親愛同胞那一天能過人的生活，讓  
按自己的願望選擇自己的政府，依靠我們的努力來決定。」

毛主席告訴我們：「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，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！」

為紀念四八年「七一」寫於哈爾濱。



## 新社會的光芒

——西線旅行記

我最近第三次旅行西線。

第一次，是一九四六年春末，到洮南，不能前進；第二次是同年冬季，蔣介石偽裝宣佈『停戰令』後兩小時，就從茂林方向發動進攻；這一次不同了，我從哈爾濱出發，沿着巨大弓形交通線，由嫩江到遼河，直達四平。最近一年多以來，我們每個人有一個概念：『勝利！』勝利，從艱鉅的戰爭中得來，對於我們，除了戰報上的數目字，還有我們所走的距離一次次增遠了，在這樣旅途上我從人民的臉上看見勝利更輝煌的意義。

哈爾濱霧虹橋畔的路燈明朗的照着我們，——我不知道是第幾次從這裏出發到戰場去，但這燈光却是第一次照耀着我。在過去這三年裏，我坐過多少不同的車廂，我在深冬乘過無暖氣、無燈光、無玻璃的車，雪落到臉上，列車在一個車站可以停上半夜，那是我們艱難的戰爭時代，人們眼向前看，誰也沒埋怨過。現在還是戰爭，但生活上像過去那樣艱難的時代過去了。今天，月台上擁擠着旅客，走着說

着，四月的夜晚，使我覺得大家都一樣幸福。最引我注意的是堆積在月台上待運的貨物，——我每一次都看看那是軍運還是商運，來測度交通對於私人商業運輸關係密切的程度，這次我免不了也乘着矇矓的光線辨認票籤，我發現這是大批運往白、洮一線的商業品，——後來我在車廂上，和不少這樣的商人談話，他們認為恢復了十幾年沒有的經商自由——還有一部分是慰問品。從後方到前方，這就是我們正常活躍的社會生活，經濟生活。列車從遙遠的牡丹江，把旅客帶向西方。哈爾濱輝煌的燈火漸漸遠去，在馬合洛烟草氣味中，我和一個電業工人談話。

他說：『我們昨天剛從××修理電路回來。』

我問：『今天呢？』

他說：『今天又去修鄭家屯到四平的話。』

這是一隊普通工人，——跟我談話的，是個高大而年老的工人，他腰帶上掛着鉗子，衣服簡陋，甚至還戴着一頂舊式的『國兵』帽子。另外一個穿大衣的年輕工人生氣勃勃，肩上掛一支三八步槍，快樂的走來走去。每到站頭他們跑向火車頭去喝涼水，吃着簡單的乾糧。可是我從心裏感謝，正是這樣普通的人，他們像醫生治理病人一樣，從戰爭手裏修復着整個社會。原來凝固在蔣介石統治的飢餓黑暗中的地方，被解放了，忽然這個城市，忽然那個城市，電燈亮了，電話通了，工廠的馬達歌唱了，全城人民的心一下開朗了。那是因為有這樣一批一批人，在無數風雨晴

陰不定的日夜辛勤工作的緣故。

一位縱隊的政治委員寄給我一封信說：

『……由於軍隊的努力，一百民伕三十大車努力的結果，因此開原已經一片光明了，我是電燈光下給你寫的信。……』

是的，像過去那樣艱難的時代過去了。當火線上一聲槍響，倒下一個敵人的同時，我們正在新的奮鬥喜悅中，建樹一個社會。

對於我們，——最好的條件正像他信裏所講的萬眾一心的努力奮鬥，而人們在奮鬥中有了新的目標。在齊齊哈爾，我恰巧碰上遼北省閻寶航主席。我發現這一位在南京下關被國特毆打流血的人，現在年青起來了，他正沉浸在巨大的羣衆快樂裏。他把農村見聞告訴我，說這次在糾正土改中某些過左傾向時重新劃分階級，劃回一部份中農，退還財物，有一個中農拿着紅臂箍（農民管它叫『階級』，是基本羣衆的標誌）說：『什麼都不要了，有這，一輩子就行了。』後來，在旅途中，一個長嶺縣農民，稱讚團結中農政策說：『他們沒吃過剝削飯。』今天，百分之九十是有力的團結了。關於紅臂箍，我馬上還要記述它。第二日，日光照耀在臉上，玻璃窗外，一片黃色的西滿大草原，使人想到古代一片無垠的瀚海，平頂的泥色小屋，寂寞的冒着烟。可是就在這草原上，人們也扭轉了世界。在我身旁坐着六十二歲的遼源縣雁翎區義順村老農民王山，他臂上纏着紅布，這一天，在這一節車廂上

到處閃着耀眼的紅布，王山扛一袋鹽回家生產。他娓娓而談：前年他家是解放區，他是農會組長，國民黨來了，地主告發他是窮頭，打官司一直到縣裏，處罰他七石糧，對於僱貧農這等於判死刑，還搭上路費五千多元，他就完全絕望了。等到去年一個夏季攻勢，他家鄉又解放了，他又當了農會宣傳委員。他對我說：

『將來抓着蔣介石怎麼辦？』

我嚴肅的聽這個農民對那個舊中國的統治惡魔的判詞。他說：

『像拉駱駝一樣拉着他鼻子遊遍全國，給大家看看，讓我們一人拿他針鼻大一塊肉也好。』

被這種巨大仇恨燃燒着的不只王山一個人，我發現這車廂裏，——每個帶紅臂箍的，都有每人的血淚史，過去的血淚發出今天的光芒。

看吧！車到茂林了。車還未停，一對青年夫婦揩着包袱，透過玻璃窗朝外望着叫喊：

『茂林！一年沒來啦！』

這聲調，這語氣，充滿久離故土，解放歸來的感情。正如許多戰線上當我們把敵匪驅逐了的時候，村莊還冒着烟，農民們流着熱淚從樹林中回來了。一個長嶺縣農民馬上告訴我：前年敵人佔過茂林。那時在燒殺搶掠的恐怖下，無數羣衆拋鄉離井，逃向解放區，現在他們又重回故土了。故土取得了寧靜與和平，但戰鬥正展開

在我們的前面。在邊昭，灰色的美國飛機襲擊我們的火車，車頭擊毀了，旅客的毯子燒着了，碎玻璃紛紛落在脚下。電話叫通了，一輛火車頭從白城子急速開來，繼續不停的前進。鄭家屯車站一帶好像發生過巨大海嘯，炸彈坑穴如同犁頭翻開了土壤，坎坷不平了，但誰也不會相信，——那岌岌可危的站旁，好像一顆炸彈就會炸塌它，它却始终站在那裏，是活躍的心臟，整夜整夜，車發出去，車開進來，人們到處以頑強意志在和敵人作戰。記住！我們臉上的微笑就是敵人的失敗，但這種微笑被我到處發現，——王山跟我說：『急着趕回去下地。』我永遠記得夜晚鄭家屯車站熙熙攘攘人羣中，這個六十二歲的老人走去的背影，我想：土地在等待着，還有什麼比這再充實的嗎？很好，地氣還沒過時，清明剛過，這幾天不時飄着細雨，……順着廣闊的遼河往東走，不少農民趕着四匹馬的膠皮輪大車，滿載棉花籽呼喚迎面而來，我問的時候，他們吆喝着答道：『發給老百姓種的呀！』這一帶領導上在組織大家種棉，種麥，——眼前一片低垂的天空，一片潮濕而遠漠的樹林，田野綠了。

現在，我要記載的是我所遇到的另外一件事，在鄭家屯那個夜晚，我坐在一個縱隊辦事處的桌旁，桌上擺着一束一束由郵政車從遙遠地方帶來的信件，——貼着紅色的繪製着毛主席像的郵票，貼着綠色的李兆麟將軍的紀念郵票，從後方源源寄到戰鬥的前線去。這些都是家信，——有的是父親給兒子，有的是弟弟寄給哥哥，

中間有一封是這樣寫着：

「現在正是英雄造時勢之秋，望我兒工作加強，不要退步，堅決的把革命幹到底，這就是幫助父親的一生忠厚，也是幫助父親的一生願望。」

還有一封信簡直的說：

「去年種一垧半土地，都收到家中了，今年又分了一垧半，農會都幫助種上了，吃燒不愁，望你在前方努力向前工作。」

這是從松花江北岸扶餘縣寄來的信，這些信帶着多麼濃厚的親人的情意，帶着多麼豐富的新社會的內容，——我們可以想到無數不同的日夜，在多少處不同的農村和城市，父親想着他那英雄的兒子，弟弟想着他那英雄的哥哥，而後，從各個不同的地方把濃厚的情意寄向同一的前方，而後，在英雄們的心裏，在火線上化成巨大的力量，撲向敵人。這說明了我們在進行着什麼樣的戰爭？我們進行着從前方到後方，有國家規模的戰爭。——當我坐了幾日夜火車，而坐在桌旁，看着這些信件的時候，我嚼着其中的語句，——這裏說明一個問題：老人們把愛自己的兒子跟愛這個新社會結合了。我跟着部隊作戰的時間，共同經歷過天空似乎還黑暗的前年冬季的艱苦，也經歷過勝利緊接着勝利的去年夏季的快樂，我認識了不少戰士，我用一句話稱讚他們：他們堅如鋼鐵。這夜晚，燈光照在這些信件上，我又理解他們是多麼溫和多麼柔情了。

再經過三天旅程，我在四平那綠色的郊外，和戰士們相處一起了，四平從離手解放後，已經開始繁榮了，電燈亮了，黑漆漆生活結束了，這是經過幾場激戰的地方，四平因此成爲世界知名的地方，營教導員走在路上告訴我：前年他們保衛四平的工事就修築在那面崗嶺上，是的，前年戰士們在那裏餐風露宿，在那裏射擊，也有的在那兒倒了下來，——現在工事長了青草，在它旁邊阡陌縱橫，無數的木牌插在土壤裏，上面寫着分得這塊土地的人名，從前要窮人的血和淚餵養的土地，現在有了真正的主人。而住在這一帶的戰士們呢，——他們的名字同樣被寫在木牌上，不過是插在松花江以北的遙遠的，遙遠的土地上面。

讓我們來認識認識季孝亭這個普通的戰士吧！

他活了卅多歲，他的苦處就像海水一樣深，他斜披着子彈袋，站在我面前，話還未說淚就流下了腮幫，——他從舊社會裏逃出來就像從狼窠裏逃出來一樣，把祖母的性命，父親的性命都喪失在狼窠裏，剩下母親攜帶着孤兒到處乞討度日，飄洋過海，落在海裏又撈上來，在海面餓了三天三夜，才從山東流落到東北，可是前面等着他們的，依然是無邊黑暗，只有到了廿七歲那一年，陽光才豁然照到他們頭上，——他一見八路軍立刻就參加了，從那才穿上完整的衣裳。因此他從來沒覺得戰爭當中的艱苦，超過他從前那種艱苦。有一次順路回家（穆稜），母親一見臉色變了問：『怎麼回來了？』同行的戰士趕緊插進去解釋：『是經過上級允許的。』

他問母親：『分了土地沒有？』母親指給他兩塊土地，一間半房。從那以後他日夜在前線奔走，冬季殲滅四平敵人的攻堅戰裏，他帶着輕傷，英勇作戰，——我臨走問季孝亭：『要不要我帶一封信？』他笑嘻嘻的說：『從前我掛念有地無人種，後來由後方來信，我知道農會照顧咱們，管得樣樣都好，我還寫信做啥？』黑龍江來的姜新富，才十九歲，他對我說：『關裏來的老大哥，爬冰臥雪爲了什麼？咱們翻了身不應該去幫助老大哥嗎？』在這次旅行中，到處聽到這種語言，這些語言都是不可遏止的力量。

誰都應該想一想，在這短短時間裏，我們經歷了怎樣巨大的事變，這個變是從最艱苦的時候就在變，可貴的，正是在最艱苦的時候，我們創造了光明。當我們這裏是白天，美國正是午夜，那是自然條件的關係，一點也不奇怪，但在東北廣大原野上吹起溫暖的和風，而長春和瀋陽暗夜的寒冷却凝固不破，這是什麼關係呢？在我們這裏，一切爲了鬥爭、勝利，一切欣欣向榮，如果說火線上一聲槍響打破了舊世界的黑暗，工廠裏的機器聲，春耕線上的吆喝聲正是曙光升起中的歌聲。而蔣介石的末日是早就找不到一點光輝了，最後的結果只有一個，不會有兩個，那就是光明永遠消滅黑暗。我的旅行沒有結束，新社會的光要是照向更遠的地方，我們的旅程也應該向更遠的地方。……